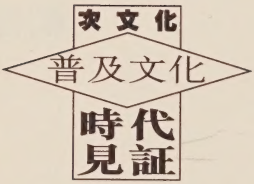
彭志銘・私人照相簿

次文化堂・普及文化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076912146


次文化
普及文化
時代
見証

次文化普及文化系列□

64

私人照相簿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1

⊙彭志銘　著

——次文化普及文化系列㊹

私人照相簿

作　　者：彭志銘
社　　長：彭志銘
發 行 人：黃世榮
出版顧問：吳　昊
發行經理：鄭偉龍
編　　輯：李子翹
封面設計：原秋白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 612－618 號
好望角大廈 10 樓 1009 室
網　　址：www.sub-culture. com
電　　話：27805625
印　　刷：彩迅印務有限公司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1997 年 12 月初版
書　　號：SCB307
ＩＳＢＮ：962-7420-05-11B
定　　價：HK$50

©一九九七年　版權爲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

＊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自序

——腐草無螢火，垂楊有暮鴉

這本小書，原想與拙作《獨坐荒堂》和《寫在天地蒼茫時》一起在書展期間出版，可是，因製作問題，來不及展露激流三部曲的效果，現只好單打獨鬥，做個孤兒仔。

《私人照相簿》書名，是沒有特別含義的，只不過，隨便亂嗡而來，一本書，總不能沒有名字的吧！內容？應是可看可不看，因爲由一個無聊人講的無聊話。

×　　×　　×

有人，堅守信念，要每分每秒都活得有意義、有價值；有人卻愛遊戲人間，御風而行；當然，渾噩之人，佔數最多。

寫報紙雜文，若設定每篇每句皆要有意義、有價值，這是慘絕人寰，自討苦吃之事；能夠醉眼看世界，同時妙手著文章者，非高手莫屬。

我等哼哈小輩，有幸撈得一小方框，逐日胡言亂語，兼有酬金，不知老祖宗前生做了多少好事矣！

話時話，食人一碗飯，做到頭都爛，眞係所言不虛。雖說，我手寫我口，直言可直說，愛擋又愛講，但，總不可日日講廢話、交行貨，於是，有時，會故作文藝、憂怨，又或似有深度、有立場；間

中，還須做癩狗，吽吽嘭嘭狂吠一通，扮有正義，替人呻氣，其實是自我發洩。

唯一原則，不讓自己成爲全頁副刊專欄中，最難看的一個。

敢說，香港今日的副刊專欄，有九成九點九，可以掟落屎坑的。

×　　×　　×

與發行部大佬聊天，他說打後的香港書業，將會無啖好食，叫我選材小心；可惜，我從不審稿，因爲，我絕對相信我的眼光，我擇友的眼光；是我的朋友，怎會衰㗎！

今日，出版這本劣書，並非因我擁有一間出版社，也非我的文章好，而是內裏有很多我朋友的事，尤其是我家人的事，亦是我用心兼不肯交行貨而寫的事，就算再虧損多一次，又何妨呢？反正，是我私人事嘛！

×　　×　　×

前兩本激流書，沒有多謝鍾偉民與黃毓民兩位兄長、及陳雪梅與姜培綺兩位姐姐，今餐補數，見諒見諒！

寫於次文化堂邁進
十周年的前夕。

彭志銘

目錄

自序

傻人歲月

傻仔精神 …… 3
孝順乘客 …… 5
熨衫行街 …… 7
癡呆病患者 …… 9
飲飲食食 …… 11
牛蛇田雞 …… 13
行將四十的才子 …… 15
上帝八年前的一個錯誤 …… 17
我家蝦蟆 …… 19
可怕的見工經歷 …… 23
欠他半生電話抄寫債 …… 27
曾經一生一世 …… 30
打坐學英文 …… 33

盲蟲游蕩 …… 35

大學俗語 …… 39
北國初冬 …… 41
旺角舊書店 …… 43
流金歲月 …… 45

舊都市傳眞……49
失學記……51
茶樓新況……53
上海隅行……55
科技盲蟲……57
治章之道……59
一大籮友……61
寄朋友禮品……63
好一個晚上……65
金石緣（上）——天下第一刀……67
金石緣（下）——十載情重……69
有容乃大……71
杜十二郎……73
完全搞笑……75
魯金的遺訓……77
加拿大隆冬下的肥師奶……79
企業戰略研究家……82
肥仔強的故事……84
童路之路……87
她痊癒了！……89
抵死的應徵者……91
齋話人生……93
水晶魔力……95
知識障……97

無敵大悲咒 …… 99
人生大自在 …… 101
一生何求 …… 103
丟佢亞媽隻蟹落海 …… 105
智慧何在 …… 107
死亡男女 …… 109
齋嗡平等 …… 111
光影正書 …… 113
我是一個小小導演 …… 115
小導演成名淚 …… 117
新導演血淚完結篇 …… 119
應徵文件 …… 121
茄喱啡教頭 …… 124
導演樣的權力 …… 126
哀影評人 …… 128
罐頭廣告 …… 130
文革博物館 …… 132
不讓悲劇重演 …… 134
香港大辭典 …… 136
《廣州語本字》 …… 138
清貧思想 …… 140
癡人列傳 …… 142
華工出國史 …… 144
豬仔血淚 …… 146

文化已死 …… 149
文化飯局 …… 151
呃稿費祕法 …… 153
愚忠讀者 …… 155
我家很亂 …… 157
何謂次文化 …… 159
港式英語 …… 161
中文的「先軀」 …… 163
跛字大披露 …… 165
Ten Bowls of Water …… 167
小妹妹記者唔熟中國文化 …… 169
文妖作孽 …… 172
優良傳媒人 …… 174
危險行業 …… 176
書業異象 …… 178
印書風險 …… 180
禁止出版 …… 182
專欄無價 …… 184
出版人之死 …… 186
小鳥高飛 …… 188

私人照相簿

傻人歲月

傻仔精神

八年前，拉了四位無辜的傻仔，註册了一間公司，搞了一門我們毫不認識的行業，出版。

首批合湊回來的資金，二十萬，不消三個月，子虛烏有。打後，每月例會，各股東總面帶凝色，跟開張之笑靨，有天泥之別，當然啦，次次聚首，皆要攜卷出席；卷者，支票也。滑頭的當家，即小弟我也，開會前必夤夜備戰，將一片良辰美景的大好形勢，鋪展他們跟前，稍加不倫不類的引導，帶領他們「仔細」分析後，又再有人開水喉灌溉那本已枯乾涸死的文化小沙漠。

他們應該在家替我設壇豎碑，每日供奉，因爲我給予他們回饋社會、廣澤福田

的機會，否則，他們又拿錢去參與炒股炒樓的所謂投資活動，實質的是深化貧富懸殊的勾當，爲他們，爲社會，我曾做了不少好事，不過，從不高調處理而已！如今，無驚無險，站穩八年，才忍不住一舒鬱氣，哼！他們當年還埋怨每次開例會前，我從不預先稟告該月賬目，好讓佢哋有所準備，要掏多少腰包！

講咗還有人來嗎？

曾說過他們的腦袋，沒有一個正常的，這點，可從他們現在還不斷支持一間八年仍未止血的出版社來看，得知一二。

神話是每個人都夢寐遇上的，可是背後的實況，又有誰明解？

江湖笑語，出版與電影皆害人之物，不幸地，他們這幾隻不死鳥，又遭我凌厲動人的詞鋒所染，決定投資開戲喎！嘻嘻！

打破傳統是要靠有打不死的精神和一個傻仔。

孝順乘客

每次搭飛機回港，行李不多的話，我定必穿越機場隧道，跑過九龍城民居那邊，轉乘的士。

怕在機場的士站排長龍候車是一個原因，主要是因爲我家離機場不遠，只得數分鐘的車程，人家的士排隊進來討生意，唔去上水或過海到香港，也期望截到一個荃灣客吧！他媽的，屁股還坐不暖便落車的，口不罵出來，兩顆心也難過。

爲了媽媽的貞節，還是自己辛苦少許，當個孝順兒罷！

香港的的士司機，可分兩種：

一是沉默型的，十問九唔應的，若你多問兩句，就會覺得自己不是上了一輛先

進的汽車上，倒是騎上了一頭脫韁的野馬，久不久就會突然緊急煞掣，務使你人倒馬翻爲止，一係你乖乖的，靜靜地端坐，不再問長問短，例如，點解行這條路，不走那條短程捷徑……

第二類是健談型，這些司機並不是跟你談天說地，而是他們右手按着軋盤，左手揸着個小路寶對講機，聲音斷斷續續，時有時無的，並嗄嗄聲響又聽不清楚，總之，是令人煩厭的雜音，多過是一個正常人的講話，但，他們卻非常興奮的投入這個講咗等於無講的講話世界裏，一大堆無聊的對話，只是另一種消耗時間、浪費生命的方式。

我從不跟媽媽一起坐的士的！怕她受皮肉之熬。

熨衫行街

打從唸中學開始，便愛上了徒步回家和蹲在電視機前熨衣服。

低頭踱步，不是爲了返家而行；熨衫看電視，也不是爲了衣衫筆挺而熨，更不會爲欣賞電視節目而睇；每次是不自覺地魂遊太虛，沉思去了。

在街上，眈天望地，瀏覽擦肩而過的新事物、眞境況；在家中，顧左望右，觀看着熒幕內的舊面孔、假情義……

誰說戲劇是反映人生？

現實中，曾見過笑容可掬的警伯，欣然接受遊客之邀，並肩合照，還「四萬咁嘅口」，似乎怕有禮薄外賓之嫌，但，你可想像到，當你要求他與你合照時，他的

反應是……嘿、嘿……

誰說失敗乃是成功之母？

君不見主角背後熟口熟面的「茄哩啡」，不是每天都努力工作，爭取優異的表現嗎？但，有幾多位能當上主角？有幾多人曾成功過呢？

誰說成功非僥倖？

路旁自彈自唱的盲人，被人稱呼爲乞丐；台上動作生硬的走音者，竟是萬千歌迷的偶像。

人生本來就是眞眞假假、假假眞眞，正如電視劇（尤其是實況劇和古裝神怪飛劍劇）的片頭，一定有「本片劇情，全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等字幕，同樣可愛，哈哈！

當時裝劇的耘門仍然左右不對稱和「窒吓窒吓」的關門，加上全家人擠在一邊吃飯而空出一角的時候，還是熨直條骨，踏上人生路去吧！何必太認眞！

癡呆病患者

我一邊寫這劣文，一邊吃着西餅，也一邊在懷疑世上不僅有老人癡呆症，應該還有中年、青年，甚至幼童癡呆症。

也許，Dr. Alois Alzheimer 在一百年前發現這病徵的時候，人們生活還沒有現今的緊張忙碌，患者也多是老人家，故譯名才針對「老人」吧！

其實，事前（求人之前）乜都應承，事後無記性，這類過橋抽板之事，在當今年輕人世界裏，異常普遍。

他們又患了甚麼病呢？大家不妨替之起個學名，頓然有趣！

經常笑人家記憶力弱，但，我自己也一樣糊塗，這是以前不曾有過的現象。

早前，家姐失驚無神來電約食晚飯，不想理她，借故推辭。

再稍夜，我倆之間的一個好友，又失驚無神來電，約食宵夜，並說家姐同在，一定要我蒲頭，否則老死不相往還，於是，傻呼呼地冒着嚴寒前往，坐定定後，才知這個傻婆家姐生日。

往年，她生日前，咱衆早作準備，並扮唔記得，到時給她一個意外驚喜，哈！今年，想不到，我眞的忘記了，只剩下她以爲我扮失憶，還暗裏樂了半天，最後，她的生日晚會，不見了最是疼愛的弟弟，哈！

人到中年，是病欺人的時候了！

這重未算。今日在公司執拾枱面雜物，竟發現心愛的詠琴妹妹於兩個月前結婚的請柬，眞大劑，人家可能已經開始懷孕了，我還未向她道賀，怎辦？重吃緊隨請柬夾着的餅卡換回來的黑森林蛋糕，眞過份。

相信，無人會怪一個癡呆病患者啩！

飲飲食食

平生對飲食，毫不認識，甚不講究。

好嘅又一餐，唔好嘅又一餐。

故此，最怕在酒樓食肆負責做點菜員：平常好友聚頭，每人點一味時，總愛搶着叫例湯，包無衰。

至爲尷尬的是招待生意往來的朋友，大家唔熟又扮客氣，自己身爲東道主，又不懂菜式，若點自己愛吃的，多是清寡乏味清炒白菜仔、蒸水蛋之類家常小品，當然，可亂叫甚麼鱸魚大蝦象拔蚌那些酒樓殺手愛介紹的招牌貨，但，又不知是否合時及烹調的方法，常出錯。

在中式食肆叫餸，還可以不懂似懂，最驟忌在西式餐館，尤其是對着那本扮嘢的西班牙式或法文菜譜，雖有英文附錄，也頂多能辨別出是豬、牛、羊等主菜用料，怎樣炮製及用甚麼調味配料呢？眞是俾佢呃晒。於是，往往帶頭，成個鄉巴佬般，抓着個侍應生囉唆一番。

眞佩服，同枱的朋友，他們不用問長問短，竟可隨口嗡，一點而就，更甚者，以外語落單，法文喎！眞見鬼！

近年，窮得要命，幸好，潮流興起清貧文化，一下子，由個寒書生，變爲時代尖端兒。暗獨流淚。但，卻好笑，例如，常到齋菜館吃素，人家又說你前衛，懂保健，不僅保護自己，還愛護動物不殺生；查實，我少吃葷，多幫襯齋鋪，是因爲那裏的食客，少講粗口。

最喜歡與好友吳昊或黎文卓吃飯，除了他們是出色的食家，懂點好吃的菜式之外，他們還爭住埋單。

牛蛇田雞

有三味葷菜，我是不吃的，是爲：牛、蛇、田雞。

不吃牛，朋友猜想是因爲我的宗教觀所致，實在不然。

一次胃痛不適，西醫師着令我戒口，其中有牛肉，言難以消化；其次，某醫學報告分析甚麼動物臨宰前，會分泌甚麼毒素，牛肉藏的毒素份量最高云云，可怕可怕。

這兩理由也不是我不吃牛肉的主因，我之所以戒吃牛，是發願祈求家中兩老身康力健；因老爸近年多病，若我不吃牛肉，可祐祝他安康的話，爲何不守戒吃？這是一個願。

不吃蛇，是另外一個故事。早年每逢初秋便喜往蛇店吃飽蛇羹才回家晚飯，忽然一天，正品味牙縫中滲出來的餘香時，赫見困在玻璃箱內的眼鏡蛇望着我，哈，八目交投（因爲我係四眼仔），倏地，從那刻開始，發心不再吃蛇。

天愛弄人的。說也奇怪，那段期間，不停有好友相邀晚膳，並且餐餐都係蛇宴，問你點頂，我當是個考驗。

不吃田雞，是一晚肚餓難捱，跑下附近粥鋪吃宵夜，坐在近門處，點了一碗田雞粥，親眼看到大廚一手捉着小可憐，按在砧板上，另手揮利剪，往牠的脖上一壓，身首異處，嗚呼哀哉，但，牠的身體四肢仍四處跳動；重未算數，大廚師左撕右剝，田雞皮也被脫去，牠還是四處跳動，像找個避難所逃生似的！

你說，我還應不應再吃田雞呢？當晚我有沒有吃那美味的田雞粥？這是一個祕密！

行將四十的才子

算起來，已有兩三年，晚上，不曾早於八時回家。那次中午，從台灣回港，黃昏到達，不能計在內，因步入屋門，放下行李，又立刻再飛奔外出去了。

我是獨居的。房子不大，五六百呎左右，但，我瘦，故顯得室內空間敞闊。

淨身更衣後，面對蕭條四壁，不是味道，電視劇是平常陪媽媽吃飯時的例菜，現手上一勺即食麪，配荷包蛋兩隻，樣貌雖三級一點，不過，總比邊看邊罵的師奶情節，易於下嚥，沒有開着電視，連電話響也不去應，甚至傳呼機急叫也不瞧它一眼。

倏爾間，很想搖個電話給遠方的她，可恨，時差關係，她應不在家，正常的

話，該上學去吧！

沏一杯北京帶回來的觀音虎，挨窗遠眺，彌敦道咫尺在目，路中央吊着五光十色的聖誕燈飾，璀爛生輝，這是繁榮的象徵嗎？

家春秋時代，四十歲的人，可有兒孫繞膝，四代同堂，而自己尚差百日，便步入不惑之年，現卻孤身獨憑欄，隻影空望月。

各位看官，你們一定很失望，因這裏沒有老淚縱橫感人的場面出現，只有一個俊偉飄逸的才子在優雅地思索：我眞的愛她嗎？她有甚麼可愛之處？沒有，倒不如再轉諗頭：爲何我的生意總是生不逢時，每當不利的情況下才入市？八年前搞出版及書局時，也是經濟最不景的時候。唉！想不到錢銀問題，頭痛不已，快轉另一話題：香港眞的會五十年不變？我該留港建港嗎？另類國難當前，我有能力救國嗎？更是頭痛……

肯定的是我仍深愛着她，喜愛我的工作，熱愛我的家國。全是暫時。

上帝八年前的一個錯誤

終於，收到妳的信了！

八年，足足等了八年！

每天中午，比知更鳥更要準時的守候郵差哥哥來臨的滋味，眞不好受！還令郵差哥哥以爲我是「基」的，等的是他，嚇得轉換的人，不下三個。

說出來，絕無人相信，妳竟可以一日之內，人間蒸發，屋搬了，電話線切斷了，連工也辭掉！

一直以爲，柔婉的妳，是個蠢女人，只懂追看肥皂劇的師奶，怎曉得，妳的部署，精密得如人體結構，不僅令我對妳另眼相看，還告知我一件眞相：我不瞭解

妳。

當母親追問，妳爲何不再來吃她煮的飯餸，是否我又欺負妳的時候，敢情叫人惆悵；嚴格的說，我也想知道，妳爲何不辭而別。

女人狠心起來，是可以石破天驚的。

母親知道她的兒子性格急躁倔強，遂半勸半逼的，要我向妳道歉；好笑的，我實在不知妳人在何方，更好笑的，她不相信我找不到妳。

這時，我才發覺，縱使我倆相處多年，然而，我們之間，是沒有共同朋友的；妳極少介紹妳的朋友給我認識，相反，只有妳融入我的生活圈內，故，妳失蹤後，我苦無辦法接觸妳。

我有想過刊登尋人啓事，但，妳既然計劃周詳的離去，還會爲一則廣告而回心轉意嗎？當那段聲明，是個笑話，就更糟糕！

一句對不起，不難說，起碼，世上最難聽的聲音，即用廣東話說出的「我愛

妳」三個字，我也沒有吝嗇過，可是，我錯在哪裏？至今，仍沒有人告訴我。

我知，我知妳很想、很願意做我媽媽的媳婦，做我們孩子的母親，可惜，妳不知道，我可以係個好爸爸、好情人，卻一定不是個好丈夫。

教妳心碎！

我不是不喜歡妳，我哪有資格不愛妳。與妳生活那幾年，是我這半生最潦倒、最苦困的時候，身邊只有妳。

最落魄的歲月，是妳陪我走過的。

不要說是報答，就是講十萬句多謝，也表達不出我對妳的感謝、忘懷，更比不上妳對我的恩情。

每當夜闌人靜，想起妳熟睡帶笑的面容時，我自惴，我倆遇上，是不是上天的一個錯誤決定？或是我們前生共業，今生償還呢？又或是上帝開了一個世紀大笑話？

不明白，爲何二人相戀，最終必要結婚？我不是反對婚姻制度，也不否定名份及責任的重要。但，爲了傳統枷鎖而不顧現實，絕非我所願。

當然，過份思量，便失卻品嘗愛情的眞味。而我獨愛接受那無奈的矛盾，正如，這八年來，我再沒有交上一個女友，等的，是妳的出現，不過，我深信，妳的「再生」，只會是另一次錯誤的糾纏，可惜，我願意無條件地——等。

等一個將會一敗塗地的結果。

可能，讓上帝再多一次歡樂，又或許是了結我倆前生未完的孽障。

好了！因爲妳的來信，沒有回郵地址，我才傻兮兮地在此自說自話，希望妳早日回信，保重！

我家蝦蟆

蝦蟆，是我家的一隻小狗，是北京狗與芝娃娃混種，黃毛鬆身，尾毛一大把翹上，養不大，永遠可以單手將之捏起。

自出娘胎，便從隔壁鄰居送了過來，一住八九年，直至去世。

眼睛剛睜開，看到的，除了她的主人家十數人外，還有一隻貓，短毛的蝦貓；自此，蝦蟆所有生活習慣，是由蝦貓身上學習，例如飯後舔手洗面、大小二便後抓地刮沙；她一生以爲自己是隻貓吧！

這隻「怪貓」，很有性格，她愛你時，會跟出跟入，繞在你腳旁，煩得要命，連睡覺也會跳上你牀上，睡在你腋下，不管你單身或有客同眠！她不喜歡你時，話

知你買來她最愛吃的甜叉燒，也不瞅你一眼。

她很懂討我媽媽歡心，所以有特別照顧，無人敢動她一條毛，除了我老媽例外。每逢炎夏，因蝦蟆毛長，發出異味，媽媽便將她的黃毛……

第一次赫見人間慘劇，是一隻鬆毛蝦蟆，只剩下頭顱部份和尾巴，沒遭利剪戕害外，身上黃毛，全部剃去，她的體積，比原本的細了一半，視差問題，令她變成一隻大頭狗，她不自知，每有人回來，總不斷擺動剩餘無幾的小尾巴，活像一隻小魔怪，嚇得各人以爲老媽閉經，心理不正常。

那段期間，全家子女，特別轉性，孝順媽媽起來。

嚴冬時，媽媽又怕蝦蟆着涼，找來載一元大餅的匯豐小布袋，用尼龍繩將之綑紮在蝦蟆身上，除露出頭尾四短腿外，只見匯豐的大標誌，所以，她又叫匯豐狗。

蝦蟆的命名，是由於鄰居母狗，誕下數隻幼雛，用一鞋盒，運載了一隻小黃狗，送給我家弟弟，這小狗蜷縮一團，有若蝦米，故而得名。

蝦蟆很善良，一輩子，從未捉過一個賊，不知是我家附近治安好，或是她嗅覺敏銳，每當嗅到陌生人之體味，人家老遠未至，她已放聲狂吠，累得鼠輩們不好意思駐腳停留。

說也奇怪，她的嗅覺確實敏感，我們住在十樓，但凡有人回家，蝦蟆早在門前搔姿弄首，作歡迎狀，而電梯還在二三樓，上來途中哩，嘿！百試百靈。

初時，蝦蟆誤以爲自己是一頭貓，從不向陌生人吠半聲的，又不知何因，被老爸捉落去鋪頭守夜，兩三日沒有放她回來，弟弟哭成淚人，爸爸愛子不忍，讓蝦蟆返家團聚，由那時起，蝦蟆成熟過來，認清楚自己身份，看到不順眼的人，必青筋暴現，咧齒大叫。

她惡形惡相背後，也有溫純一面，始終她都是女孩子嘛！所以，她很懂引人注目的本領；有次，見她走路，一跛一跛，以爲她腳出事，誰不知，原來，她扮跛，討我們愛心。此外，她從不吃別人的飼物，除了我媽媽親手整理之外；若老媽回鄉

數天，便是蝦蟆減肥的日子。我曾試過，以她最愛吃的甜叉燒誘她，也無補於事。

蝦蟆是在她師傅蝦貓去世半年後，也一病不起，歸西去也，至今三年多了。

自她走後，我家再沒有收養寵物，一來沒有人打理牠們，其次，難覓另一蝦蟆來代替她的地位。

哈！不知她輪迴未呢？

可怕的見工經歷

這輩子，幹活了廿多年，從沒有求職見工的經驗，就算第一次離開校園，到嘉禾片場面試，也只能夠說是介紹，因僱傭雙方，早已默許，由一位相熟的製片叔叔帶我「上班」而已！

在電影圈工作，只要老老實實，勤力工作，自然會「聲名顯赫」，大把人爭着請你，哪需見工。行內除了新演員或茄喱啡有試鏡之外，其餘幕後工作人員，則沒有見工這回事；所以，混了多年，還沒有 IV 人或被人 IV 的經歷。

好了！

當自己脫離這古古怪怪的偏門行列，跳入另一個「正常」世界的時候，才發覺

自己的無知無能。

記得，第一個應徵者坐在我面前時，他一定不知道，我比他還緊張，可幸，我是從影藝界出身的，演技搭夠。

他給我看學歷表時，也是我一生人，第一次見，甚麼叫 Cert，打橫或打直看，也弄不清楚，還要裝模作樣，現在想起來，也好笑噴飯。

若不虛僞地說聲汗顏，想必又有讀者寫紙去甚麼「監察與批評」，說我無恥的了！

後來，學乖咗！但凡有人叩門求職，我一律不見，這光榮任務，留給公司的高層去玩，哈！說高層，實是我求其派個人去擋駕而已！

然後，自己縮在一角，隔遠偷窺，看誰人順眼（嗱！不一定係美女呀！），才再另約，扮覆試。

話都無人信，我請人的準則，係看他們的品格。經驗及能力，不作考慮之列，

因我堅信，人好，其工作表現，一定不會令人失望；相反，品性可惡之人，幾叻也是徒然。

信不信由你，我公司的職員伙記，全屬善男信女，一等好人也。

試過，有位小朋友來見工，她一直不相信我係老細，因爲我們談的是人生，不是人工。

欠他半生電話抄寫債

打開攜身之電話簿仔，發現一個現象，一個見證香港歷史變遷的現象。

有一位同學，他名下的電話號碼，從廿多年前，認識他至今，記下來的，有廿多個。

原先，念書時，他與家人同住，給予我第一個通話的號碼。

他讀大學，入住宿舍，便多了一個聯絡電話；假期，他會回家一走的，所以，他的兩個電話號碼，我也得記着。

青年人，愛新鮮，當年的傳呼機是新事物，他急不及待地開了一台。

這人畢業，做工，我的電話簿內，又多添一個電話號碼。

然後，他再搬離雙親，與朋友租屋住，另安裝新電話。

好啦！期間轉工跳槽兩三次，加上他的大哥大，改用新傳呼機……等等。

我早已計不清楚，他的電話有多少個了。

跟着他結婚了，其愛巢的聯絡電話，又怎少得；不到半年，他竟有錢買樓，棄租回來的二人天地，再築新巢。

當時的電話，不似今天新推出的電訊網絡，電話號碼可以跟身走；每地區都有不同的劃分，於是，他的電話，令我無法不開新一頁。

這時，他又被公司派上大陸做開荒牛，遂，又多添幾個數目字。

做他的朋友，眞慘情。

不過有時，也有好處的，例如上大陸，先通知他，一切由佢安排，做嚮導。

兩三年後，他又換大屋，自己做老闆，新屋新寫字樓；跟住，他們又移民加拿大，開小食店，今次不只電話，還有地址。

去年，回流香港，家一個電話，公司一個，傳呼機、大哥大，遇上全港更改號碼，他媽的，煩死人……

一個地道香港中年人的半生，可從電話的變更反映出來。

曾經一生一世

世事難料，誰說人定勝天？

幾個月前，突破中心來電約我去嗡一個愛情講座，覺得他們有眼無珠，竟找一個四十將近，仍未有愛人（或愛）的中坑，去講甚麼「曾經擁有 VS 一生一世」。到現場，無無謂謂，嘻嘻哈哈地亂嗡一頓。倒是難爲了與我一起出席的另一講者，那位商業二台的監製鄧潔明，她很認眞地大談愛戀之道，難怪她這麼年輕，已爲人母。

說實話，人生是一場遊戲，遊戲之中的愛情片段，更是遊戲之中的遊戲，何需要判定爲「曾經擁有」或是「一生一世」呢？

只要過程中，有苦有樂便是；有人只獨愛歡愉，是一種妄念，是逃避，也是貪心。

又，上個月，《突破》的吳思源兄，來電求救，因他失掉了勞思光老師的《歷史的懲罰》，於是四出尋找，想買回原版歸還，奈何此書絕版多年，我廣發英雄帖，也幫他不到。這書，對勞老師來講，是一生一世，對吳兄來說，是曾經擁有，現在，說甚麼也徒然。

今日，田園書屋黃老闆約午飯，到他辦公室集合，他的助手在清理貨倉時，拾得孤本，當下取之。哈！黃生請客到佐敦，飯後，隨即跑去鄰旁的突破中心，留書給思源兄，赫見他們小賣部，將我上次出席的現代人愛情迷宮講話，製成錄音帶，擺在當眼處發售，嘿！肯定他們再多犯一次毛病，蝕硬！

點知，店員說，不知幾好賣，還要我簽名留念，話我講得很好。

早說過世事難料！

打坐學英文

不是導人迷信，只是無法解釋，也是我親身經歷，應筆記下來，讓科學家研究。

我有禪坐習慣，早晚兩次，臨蒲前與起身後，打坐時，全身放鬆，精神集中於眉心與頭頂百匯穴。入定後，萬籟俱寂，聽不到外間一絲聲響，剩下來的，感覺不到自己肉身何在，也不會計較自己的存在與否，魂飄太虛矣！

早前，曾到美國廿多天。一次，與外籍女友共舞，見她扭動太勁，遂用英語勸說：

「Don't shake too-much!」

她反駁，大嚷：「Your English so bad!」

兩人繼續跳舞，此事不了了之。

回港後一個月，這夜如常靜坐，每次打坐約三十分鐘，今次臨離坐前，腦海裏突然彈出幾個英文字母，是一個一個逐隻放射出來的，是：

S-W-I-N-G。

我讀書不多，之前，也不曾見過這個生字，但，說也奇怪，當這五個字母打出來後，我第一反應，直覺這個字，是與那次跳舞有關。通常，靜坐完畢，便隨即躺下，大覺瞓去也，該晚天寒地凍，當然，一倒而睡。

翌早起牀，本應忘掉那英文字之事，誰不知，禪坐三十分鐘後，當離坐前，腦袋裏，再彈出該五個英文字母，同樣，又聯想起跳舞之晚的對答。今次，還多了一個讀音，S-wing 及一個指示：「去查字典」。

當下，立刻翻字典，奇怪吧，它是搖擺、擺動咁解。

當科學無法解釋時，便有人說三道四，以訛傳訛，玄虛得很，大家又有沒有細心想想，地球的科學歷史，只是聊聊幾百年，而宇宙卻產成在億次方光年之前，人類的智慧幾時才追得上呢？

盲蟲遊蕩

大學俗語

晨早，跑入中大，我嚮往蹓躂的地方，分別與兩位同學暢談香港俗語。

一位是預先約好的訪問。

自己多不知恥，人家校刊《大學線》想做一個大學生圈內的術語專題，來電查詢有關資料之嘛！我竟藉詞飛身撲入雅潔的學府裏，講粗言，說俗話，希望沒有因此污染該處清新的空氣。

肅殺的冬日，和暖的陽光，照在寧靜的校園草坪上、純樸的學生臉頰上，那種氣氛，是咱們勞碌的都市人，少見的，也是我所夢寐不得的一個癥結。

年輕人愛創作，不少有趣鬼馬的背語，層出不窮，可惜，只流傳於他們狹窄的

空間，生命也短暫，不似得中國歷年保存下來的諺語俗詞。

第二位偶遇的同學，是一位研究生，因「老頂」洋人教授，給她一項難度超高的題目，是將五百句香港俗語，翻譯成英文。

不要說用英文解釋，就是以中文，也難言傳，舉個例：「飽死荷蘭豆」，你試試用五十字來註解這短語，便知攞命。

還有一些「死語」，即已不再流行的舊話，如：「小姐傷風當大病」、「豬欄報數」、「拍手無塵」、「陳顯南賣藥」等等，就是因爲與時代脫節，而遭棄用！

大學生的暗語，若淪爲一個小圈子的玩意，同樣，不會長命。

人亦使然，與時代脫節者，也會被淘汰，無一幸免；欲留汗青者，得上山取丹心！

雖然，今日，仍不夠資格，坐在教室裏，接受老師誨導，但，也很開心，因爲上述兩位同學，都是美女，嘻嘻！

北國初冬

難得一個機會，睡至十時多才起牀，梳洗後，跑出去，獨踽行北京街頭。

不大寬闊的王府井大街，沒有車水馬龍，沒有趕着投胎的春瘟雞，沒有傳呼機的催索，也不見有人扮電話亭敞在街角大呼小叫。

一片悠然，這時才發覺，原來人是可以慢動作生存的。

街道兩旁，纖瘦高直的枯樹，被和風一掠，乾竭的黃葉，連同弱小椏枝，一併墜下，令清潔道路的大娘，忙得不可開交，儘管她們如何努力打掃，地上依然散佈小枯葉，這樣的景象，才似初冬嘛！

人生匆匆，敵不過大自然的洗禮，倒不如像倚在樹下的大叔，及時行樂，將三

輛車泊在一旁，衆老頭蹲在地上弈棋，圍觀者也可指指點點，毫不存有任何紛爭。

乾旱的北風，不獨令短髮紅領帶的小學童面帶裂痕，也讓凝脂白皙的小姑娘，兩頰紅粉緋緋起來，匆忙趕路的她，不經意地跟一個游手好閒的過客，撞個正面，我還來不及賠罪，她已鶯聲婉語，迭迭不是，眞希望ZG再來一次。

夢想永遠跟現實作對的。

拜別清秀娥眉後，漫無目的地繼續游手好閒。見交通警衣着威武整齊，非廣州深圳之公安可比；看老太太的樸素襯衣，雖非法國製作，仍露氣派；長鬍子的老報販，白髮童顏，若不是從他面上的皺紋判斷，一定猜不到他的年歲。

肚餓了，躲進沒有被逼遷的麥當勞裏吃麥香魚包，因爲沿途也找不到一間可供小坐小吃的港式茶餐廳。

倏地裏，懷念凍鴛鴦起來。

旺角舊書店

以前，每逢假日，總會四出逛書店。我家在旺角，故，這方圓百里內的賣書處，遍佈足印。

自從開了間小書堂後，我已很久沒有涉足人家檔口了。

這日，無緣無故，路過先施公司後面的波文書局，赫見結束大平賣的標語，才驚醒上月在火車橋旁的復興書店，也靜悄悄地失去蹤影，雖然，他在門口，掛着一個遷往豉油街的告示，其實，那間位於專賣鹹書的漫畫店旁，陋巷之內的復興，開業多年，以賣漫畫爲主，怎及染布房街那處文史薈集，書香滿溢？

提及旺角舊書店，可追溯二三十年前，奶路臣街與現今女人街的街角，那時有

一間德仁英文書院，門外擺着長長的一列舊書檔，附近也有三四檔，專門收購新舊漫畫，是小時候，最愛流連的好去處；下一條街，即花園街口，有一域多利戲院，我們這羣小街童，每逢星期日早上，定必到戲院旁擺賣舊漫畫書，索得雞碎之銀兩，又再幫襯該區的舊書檔。

記得那間精神書局的老闆，常來欺負我等小鬼，現在，該老闆仍不時出沒於女人街角，他那舊書檔裏，而業務，則交由他的仔仔主理矣！

域多利戲院的舊址，多番改建，由茶樓再變爲現時的電腦中心。從沒有更易過的，只有對面大廈，趙教師傅武館旁邊後巷的合誠書店，店主兩夫婦，平常賣雜書，暑假時份，改賣教科書，生意手法靈活，屹立數十年。

講番波文，近年轉售鹹書維生，失去當年文人創業的華采，死不足惜！

後記：本書結集出版時，波文已執笠去也。

流金歲月

電影誕生一百周年時，各地皆有慶祝活動，香港也舉辦過零星的紀念節目，但，在一片驅不散的陰霾籠罩下之香港影業，掀不起熱烈高潮。

雖然，行內愁雲慘淡，卻擋不住我憶起孩童時代，看過露天電影的情景……

六十年代初期，大部份電影，仍是黑白製作。那時候，大陸移民湧入，令物質貧乏的香港，百上加斤。

人民生活水平不高，勞苦階層的比例多，居住環境不佳，一樓十四伙是等閒之事。還未進入電子時代，不要說電視機，連收音機也是靠有線播放的麗的呼聲，支撐大局；普遍的娛樂，是捉棋、打衞生麻雀等街坊式的集體玩意。

睇電影，除了是情侶拍拖的專有活動之外，平常，大家以慳儉着想，也甚少光顧電影院。

不過，大時大節，會有露天的電影播放，總搞不清楚是誰主辦的了。

我記得有次在舊居街市附近，菜檔收工後，有人豎起一片大白布，又搬來一台大放映機，搭好揚聲器，任白戲寶，便唱個不停；當時，四周圍滿大嫂亞姑，隨片哼和，似現在的卡拉ＯＫ大合唱，從沒有人會投訴聲量擾人這回事。

最爲有趣的是，當影像投落白布時，坐在屏幕後面的觀衆，是看着反轉了的畫面，尤其是有字幕時，更加明顯，但係，事後，不識字的師奶亞嬸會開會研究，白雪仙用左手或是右手將玉簪還給任姐的呢？

純樸簡單的生活往事，才值得一再回味！

舊都市傳真

油麻地佐敦之間，有一家舊式影樓，叫做「尖尖照相」，因老細移民結業，而令我憶起一段悲淒往事——

慘劇未講之前，先回顧一下香港舊式照相館之風貌。

白癡相機未面世前，拍照是一門非常專業的技術，影一張全家福，非要悉心裝身，挾大好喜慶日子之名，如亞嬸生日、細妹滿月之類，才有機會，扶老攜幼，闔家操隊上設在二樓的影樓，即見繪劃着高山遠水的背景布，搞笑的，是大紅大白間疏砌成圖案的地階與佈景涇渭分明，相映成趣。

兩盞似鏟多過似攝影器材的「大光燈」，加上整日被黑布蒙頭的巨型照相機，

見攝影師躲在裏面，幼年在想，爲何他工作時，如斯害羞，及後，發覺影像倒轉，才明白，原來攝影師怕人家知道他經常犯錯。

當攝影師手持一個「啷啷」，站在機器前，命令我們個頭左少少右少少，擺硬分幾鐘扮鐵甲人時，我們沾水濕頭而梳成蛋撻的玉照，經他一按「啷啷」，完事，落樓大餐去也！

一個月後，大疊多張同款的全家福便可抽一張，嵌鑲相架內，掛在牀前；相底？還留在怕醜的人手裏，不准光顧別家。

有時，唔知點解，本來我穿黃色外套去拍攝的相片，回來時，竟變成藍色，沒有化妝的媽媽，又塗了紅唇，她竊笑開心。

最不敢笑的，是嚴父也姹紫嫣紅起來！他還興致勃勃地拿着相邊用凹凸字鑄有該影樓名字的彩照，給隔離房的賣魚炳欣賞。

吖！慘劇？忘記了！

失學記

因移民結業的「尖尖照相」鋪，傳聞是大專生畢業搵工前必先拜會幫襯的老店，因這處的攝影效果，可腐朽化神奇，將衆未經人道的書獃子變爲醒目卓越的社會棟樑。

是否如斯犀利，則考究無謂。

「尖尖」在大專界，確實有名，原來除攝影技術超班外，主理人的服務態度及道具服裝設備也是令它其門如市的原因之一。

攝影師（即其老細）整日笑口噬噬，兩撇鬍子擱在露出的兔仔牙上，親善可愛；而他們存放大批各間大學各級學位的畢業禮袍和多款四方帽，又是必殺技。

筆者中學未屆，一直無緣光顧。有幸兩年前，二妹素珠在城市理工挨夜進修有成，舉家觀其畢業禮後，到「尖尖」助她之興，影張此女子畢生最輝煌的玉照（她已婚，結婚時豔照，是「幸運」的證據，而非輝煌，分別於此！），我才有機會一蹄門楣。

弟妹全是大學畢業生，個個頭頂四方帽，身披用十年窗下刺股懸樑換來身份象徵的斗篷，擁簇着熱淚盈眶，不過四萬咁口的雙親，合拍全家福，唯獨我牛記笠記，實非父母之願，於是暗以「成熟學生」之配額，報讀中大，欲做九七前最後一個大學生，殺父母一個措手不及的意外驚喜，誰知遞表格當日，方知無力付學費（眞的，並無吹牛），做大學生之心願，轉望下一年。

翌年，得老友馬傑偉之助，再取入學申請紙，今餐應有錢報讀了，可是，工作丟不下，衝動又冷卻，思想亦起了變化，現不知甚麼時候再萌舉人之念矣！

茶樓新況

不知道，大家對茶樓，定下一個甚麼定義。

簡單而言，茶館是喫茶、談天、聚舊、醫五臟的休憩處。

時移世易，有人類的地方，任何事情也變得複雜。

茶樓，由一所供應水酒包點的食肆，變爲一個交易廣場，大小買賣，在這裏洽談拍板。

外國人的業務往來，大多在辦公室內進行，冷靜而冷酷；中國人卻愛摸杯底、搞氣氛、搞關係，熱情而虛假。所以，歷來的中國巨賈，愛在怡紅院內設宴傾生意，不少枱底交易，在此完成。

茶樓沒有燕語鶯聲，只有點心大嬸的呼喊，叉燒包倒有兩個。

早期的茶樓，除了店內的賣蝦餃燒賣的點心妹外，也有店外跑進來的推銷員，手托竹筴，將墨水筆或打火機之類的小用品，逐枱擺放，任由欣賞，然後，繞一圈回來，有意者可傍水成交，無意者，他自動收回離場。

民風簡樸，他倒不怕有人順手牽羊。

這類流動的茶樓售貨員，已失蹤多時矣！想不到，最近，又再見到年輕的新進入行，他們多是身穿闊膊西裝，揹一小皮包，專門向女茶客兜售小首飾或流行新玩意。我留意的，他們多是徒勞無功，鎩羽而逃。

最新市道係，有人在茶樓枱上擺賣玉器，連古玩大花瓶也放幾件，睇相的不在話下，把脈的中醫也每朝訂座一角，邊吃邊診，既醫人也醫自己。

最大的買賣，係亞珍被後底媽拉去與大陸落嚟的向陽相睇……

上海隅行

不喜歡上海。

廿五小時塞車。每日定必遇見有人嗌交互罵。物價高過香港，試過三個人下午喝咖啡，普通的餐廳，也要三百九十六元落樓。

上海人愛管閒事，每有事故，爭相擁前探索。海派作風重生，餐餐點餸，擠滿整桌空間，哪管只得三數人。他們又喜歡「過人一碗」，即借風行舟，每每攀關係，抓機會，利用至極點。階級主義濃，上拜下踐，每日見之。大上海精神，更表露無遺，每次由他們接機者，必先車往令他們自豪的浦東大橋掟一個圈，繼而直踩下如大埔工業邨的浦東開發區觀光一下，他們明知我們並非商家投資置業之地產

佬，他們也不一定是實業家，總之，浦東是讓他們驕傲的地方。

上海唯一令人神往的地方，是外灘，外灘旁的和平飯店，和平飯店內的回廊吧，吧內的老爵士樂隊。

每夜，八時後，在他們出現前，一定是座無虛席。

他們的演奏已非演奏，也已非他們。他們不是一隊衆人，是單一個體，融合得無分你我。我們不是去聽他們的音樂，而是一起融入同一個世界，同一感受着那空氣中的跌宕。我們也非我們，我們是他們，是他。

老樂隊的音樂，沒有更年輕隊伍的互相爭鳴。你揚我頓，我急你緩，水銀瀉地，深不見底。聽落覺得他們仍未發力，一曲即罷，意猶未盡。

三十元點奏一曲《茉莉花》，是一大收穫。可惜，被那些死老寶似的年輕小侍應，沒有水準的服務態度，像哈巴狗的崇洋媚態，破壞了氣氛。

令我更不喜歡上海。

科技盲蟲

科技，係好得人驚之東西。

光是電子辭典這小小的電腦物體，足令人歎爲觀止。用手寫輸入來檢字，還可以接受箇中原理，誰不知，現在已發展到憑音寄字，那就匪夷所思矣！

廣東讀音，很多時是一字多音，一聲多字，它如何區別呢？

又，廣東省縣鎮多，每處音韻不同，發音常有差別，這小小液晶體，是靠甚麼方法辨別對錯的呢？

早前，在大嶼山寶蓮寺的紀念品小賣部，買了一部南無阿彌陀佛的唸唱機，它體積細小，宛若一香煙包，裏面藏有薄薄的一片電路板，只需駁上電源（還可以乾

濕電兩用），它便循環不息地播出衆法師齊唸佛號的大誦唱，不單止人類發音的音色標準，法器敲打的鏗鏘聲也很分明，衆人合唱亦有條不紊，有如用錄音帶灌錄般清晰，眞是奇怪？

以前的膠唱片，說是靠唱臂上的細針，觸及唱碟上凹凸不平的坑紋，配合唱盤的旋轉速度，輕歌妙韻便揚揚從喇叭滲出來，這樣的解釋，還適合我們的邏輯思維，似假非眞的，像有個答案。

甚至，現在的CD碟，說甚麼用激光原理，射落平滑如鏡的碟上，找到我們看不到的線紋或點痕也好，其道理仍與膠唱片相似，我們仍可以當自己明白而接受；那麼有影像的雷射碟，又是甚麼一回事呢？

咱們是一羣已經習慣不求甚解，有得用就算的消費者，或是落後的科學盲蟲呢！

治章之道

篆刻家鄭懷寶教予治章之道。

一片丁方的小石，暗藏人生學問。

平常，見刻章攤檔掛滿紅白交錯的印章樣本，我們鍾愛剔選古古怪怪的異體字，不管是甚麼字體，總要奇特有趣好睇的就是了。

其次，章內紅白對比更非外行人所關注。紅地白字者爲陰，白地紅字者爲陽；陰者，是將字鑄入石內；陽者，是將字雕出來。兩者有別，故有心人，喜愛陰陽各一，配套成對。

再者，印鑑內之字體，其筆劃的線條愈是幼細愈考人，尤其是陰章，鑄者手藝

好，固然是主因，其刻刀之利鈍，石頭之軟硬，也同樣重要。

不懂事的我等盲毛，一直以爲甚麼雞血毛之類的石塊，就是上等寶貝材料，原來一山還有一山高，怎樣好的石頭，還是頑石一舊，沒有好的工匠、好的工具、好的名字，也構成不了一個好的鑑章。

好石頭落在糟老頭的手裏，就像一件靚衫着在一個三八俗品肥腫的闊太身上。故，有一些藝術家甘願餓死，也不肯出賣他的認知、他的尊嚴。

剛才說及的好章，還需配上好名字，那定義並非甚麼「必發」、「澤民」、「定康」，而是講求該字的字形。懷寶說，有些字是楷書才秀麗，有些是一個字獨立才精緻，有些則要跟旁邊的字配襯才通融，有些組合還要看是陰是陽才顯其神韻。

落刀時的靈感，跟寫詩一樣，在既有的約束下，難有佳作。隨手拈來的石、刀和字，混和不經意的心情，偶有流世之作，強求常是徒然。

一大籮友

寄朋友禮品

書店開張時，陳麗英送來一個檀香石爐，黝黑色，半呎高，三腳鼎狀，爐邊鑄上仙女獻花圖，手工粗糙，唯獨上蓋是兩頭北獅玩球，好不過癮。

陳導演麗英賢妹的原意，本想藉這傳統中國手工藝，揉合敏書堂的氣息，迸發書香，可惜，事與願違，因我深怕香火頂盛，引來不少善信扶老攜幼上來祭祀問卜或以爲六壬神功設壇驅鬼，咁就大件事嘞！此外，又因敏店位於塵土飛揚之旺角，若室內再燒香焚秸，那麼，內外夾攻，我那五萬多元的分體冷氣機，將會提前退休矣！

大好心意和工藝擱置一旁，心有惻然，近得開齋鋪的彪哥賜我香爐灰多包，原

來他每日將店內上香的剩餘物資，好好珍藏，饋贈親友，想不到世上竟有此癖好之人。

捧着重有七、八磅的小香爐回家，途中險被警察截查，以爲釋迦比耶穌更早復活。

燃燒檀香木是件相當考人之事，遂改用盤香代替，先將爐灰灌滿鼎內，鋪平後，將盤香放在表面，原來，在爐灰上燒香，是不熄不滅的，佛得可以。

不要以爲，凡是輕煙，就用嫋嫋上升來形容，若非親眼見過，也不知道，當檀香燃點後，爐蓋閉好時，一縷縷如絲似霧的白煙，會係……係點㗎呢？

請看下篇……

好一個晚上

飽受日本文化熏陶的陳麗英賢妹，於敏書堂開張時，贈來一鼎精巧的檀香石爐，本來想藉此渡出書香陣陣，惟怕空氣不清新的小書堂，環境加深汚染，於是取之回家，霸爲己有。

再得善心人彪哥教路，學懂開爐燒香要訣，擇日練習。

是夜，窗外雨聲瀝瀝，悶極無聊，正好爲仿效古人焚香夜讀，帶來良機，遂遵照彪哥指示，燃點盤香於爐內，不久，一陣陣檀香的馥芳，溢滿斗室，本以爲串縷輕絲，是嫋嫋上揚的，怎曉得，當爐中白煙，透過蓋底的隙縫滲出時，是沿着爐邊，徐徐向下流瀉，好不有趣，令人憶起，有次，訪三藩市金門大橋，適逢春霧將

整座名橋籠罩着，只見一道如仙境般的煙霞，從山頂滾下，直奔大海，再爬去對岸的小丘上，似幻原是眞，異象難忘！

觀賞爐香之際，應沏一壺牡丹馬騮搔，配以古箏獨奏的《漁舟晚唱》，才有格調，奈何從不是蔡瀾，滿屋品味。

搜勻全屋，只得雪櫃內有罐罐裝的暴暴茶，無理由將之烹熱吧！還是用苦澀的杜仲茶包加大量葡萄糖泡一碗糖水代替之！音樂方面，找來老爸練太極時的輕中樂，不知名的，總無理由聽黎明的吧！

然後，挑選一本中譯本的《清貧思想》，盤膝細嚼，間中，嗅嗅飄游於空間的餘香；一個晚上，如斯逝去，趕快握管，記它一筆！爽也！

金石緣（上）——天下第一刀

一生，有幾多個十年呢？

一生人，又有幾多個十年情的摯友呢？尤其是遙隔萬里的兩地情。

認識北京的鄭懷寶，有段因緣：

八五年清冬，與女友第一次踏足京城遊玩，經過琉璃廠街一字畫店，駐腳瀏覽，感受我國文化之餘，赫見替遊客雕字鑄章的小攤檔背後，掛着溥儀題書的五個大字：「天下第一刀」，並以精緻畫框隆而重之的嵌鑲着，甚爲攝人。

掌櫃以甄誠的笑容，大力推薦，說膺取這榮譽的人，刻刀藝術如何如何了得；心想，沽名釣譽之事，滿街都是，最實際者，莫不如拿出證據端詳一下，於是囑掌

櫃大叔，給我看看這位號稱第一刀之舊作，方始決定幫襯與否。

說是遲，那時快，背後傳來叱聲一喝，見白衣青年，怒火沖沖，敕制掌櫃，並斷言不做我的生意，說罷拂袖而去。

觀其人，雖然年少氣盛，但眉宇間，印有氣質二字，想必是恃才傲物罷，哼，本少爺也不好欺負，頭也不轉，揚長歸去也。

最不好的是女人，這個現在應該已爲人母，那時還是我女友的女子，說好說醜，要我找回該小子替她刻個章，因爲人家是「天下第一刀」，唉！

死死氣氣，翌早跑過去，向人賠罪，眞搞笑，根本我未曾犯錯，竟要道歉，就是爲了她的虛榮，……

千祈咪話這是「愛」，怕雞皮疙瘩，但，一段感人流涕的友誼，因此而起——

最精采的片斷，留待下一頁！

金石緣（下）——十載情重

上星期到北京訪舊友，鄭懷寶。這人風采依然，比上一次，兩年前見他時，精神飽滿得多，胖了少許，中年發福矣！

猶記得當年，還被溥儀譽爲天下第一刀的美少年，忍受不住我向掌櫃的查詢，竟拒我於門外，惟女友大發嬌嗔，逼我回去向他道歉。

我不曾做過任何錯事，又何罪之有，但，識英雄者重英雄，往琉璃廠街再走一趟也無妨。

重遇這白衣青年，道明來意，說昨天之舉，並無惡意，只是世途險詐，多慮多問而已！他算是個通情達理之士，也覺自己昨日之行，過火無禮，當下反向我們抱

拳請罪。

互笑哈哈後，懷寶說要治我一印，遺憾者，我翌日中午便要離京返港，他再問我生肖何屬，答曰猴，他轉身謝別，去如疾風。

第二日，收拾行裝時，有客求見，是懷寶的店員，贈上錦盒，內有一台刻鑄着一頭馬騮，伏在蟠桃上的大石印，恍若皇帝玉璽般大，底下鑿有古古怪怪的字體，依稀可辨是我的姓名，印台旁還有鄭懷寶的刻筆簽名。

原來是他廿多小時不眠不休趕出來送我的，這石頭很重，很重，現放在我辦公室的案頭，壓着兩個麻甩佬的友誼。

一幌十年多，影像猶新。

萍水相逢之交，焉知情誼可繫多久？世事幻變，誰主浮沉。

女友移民他去，我亦轉行賣文維生，剩下懷寶仍以鑄章爲樂。

想見第一刀者，可往崇文門區哈德門飯店紀念品部，撻我大名，包有着數。

有容乃大

香港漫畫界內，有一位朋友，祁文傑，是我衷心折服的。

祁兄是黃玉郎的大弟子。黃生未發迹時，他隨師父身邊，爲奴爲僕，一起捱上去。黃生風光時，他助師父管理數百員工，不要以爲這總經理之位易坐，因下邊這棚人，全是「讀書不成」的年輕人，反叛而野蠻，好高兼騖遠，他們的野行，不能以常理推斷。黃生身陷囹圄，他又在外守候，黃生東山再起時，祈文傑更肩起巴治奧前鋒之職，以短短兩個月的時間，搭起新公司，找到百多人開工，殊不簡單。

曾經，有不少漫畫人力數祁文傑的不是，來來去去也是批評他爲公司而欺壓下屬，說實在，這是正常現象，哪家公司的高層，不爲公司利益的呢？再者，從沒有

一個「直接」的受害人，敢公然站出來說個公道，只有以訛傳訛，尤其是更低層的小助理，被人利用也不知。

祁文傑一直知曉坊間不利他的傳聞，但，他從不公開發言還擊，只繼續執行公司策略，最重要的，是捫心而行。

期間，一手由他栽培出來的劉定堅，對他指摘最勁。另一愛將黃國興還替亞劉的毒文畫插圖，揶揄之極。亞劉和興豬也曾是他的左右手，反刀剮心之痛，誰能感受到呢？

爲何，我無情情，會起題替祁文傑歌功頌德呢？做擦鞋仔乎？

早前，黃國興脫離劉定堅魔掌，到鄺氏畫江湖漫畫不成功，被祁文傑徵召歸隊，讓他再畫拿手的搞笑漫畫，這樣的器量，又有誰人能及？不寄文一提，人家會以爲香港漫畫界無好人才，我冒險一次，也是值得。

杜十二郎

杜國威，在家中排行十二，後面剩下一個妹妹，以男丁計算，他是孻仔。我常叫他做杜十二郎。

十二郎，還有另外一個花名，叫做「魚翅威」，因早輪，他的大作頻頻報捷，財富滾滾來，每餐請我食嘢，梗有魚翅漱口，就算有晚宵夜，到日式小酒吧，他爲保清譽，也點了碟送口小食，煨魚翅，嘻嘻！

也有朋友，稱他做「臨尾威」，話說有段古，劇力逼人，賺人熱淚。原來，今日風光的十二郎，孩童時，家境極悲壯；父早喪，母親帶着十多件化骨龍，捱到手指頭也「屈」了。

大家姐爲着整頭家，當年日治時，嫁了給一位台灣來的翻譯官；那時替日本人做翻譯工作，必受中國人白眼，可是，大家姐的犧牲，嫁與一個不受同胞歡迎，也不是她所愛的台灣人，就是讓杜家上下十幾張嘴，換來溫飽。

戰後，大家姐沒有隨丈夫留在台灣。

杜國威就是在他既姊既母的大家姐養育下成長。當年，十二郎是香港最出色的播音神童，他笑說，也曾養活過整個家庭一段日子；後來，被他最敬重的大家姐勒令放棄他的銀色旅途，逼他讀書。他也曾爲大家姐扼殺了他的表演慾而傷心過一個時期。大學畢業後，杜老師去了教書，教地理，此刻，仍利用晚上睡眠時間，寫那埋在他心坎裏的故事，一個又一個，十多年來，用血淚編織成的劇本，因舞台劇不成氣候而埋在抽屜裏。

如今，聲名大噪，所有感人的劇本番生出籠了，臨尾發威的時候，十二郎最惦念的，仍是遙遠的大家姐。

完全搞笑

奇人黎文卓，開設了一所名爲「綜合傳媒」的怪公司，其業務範圍有十二大項，上至拍戲搞展覽，下至公關寫講稿，只要與傳播拉上半點關係的，他也有辦法替你安排搞掂。

友儕常笑這位綽號「白癡黎」的傢伙名不虛傳，因爲他的搵銀點子實在每秒一個，款款不同，可惜，此人往往在「思考」時，便當這計劃已「進行中」，「諗完」後，又當整個計劃完善「做妥」，故此，他一日的「工作」，是我們一輩子的「工程」。

稱他爲鬼才，無人異議，惟欠他那一手創辦的「黎圈幫」的黨羽「黎圈仔」開

壇膜拜，昭告天下。

他本領之高，全港無人能及，不信乎？你想投資電視台，他可以助你將衞星升空，另設一個頻道，與梅鐸的衞視分庭抗禮；若簡單至拍攝現場欠一個茄喱啡扮聖誕老人，他有本事令 Santa Claus 親自帶備戰袍出現眼前；講到寫稿，更臻化境，他曾一人獨攬一份日報的整頁副刊十三個專欄，寫足半年，期間還要每日爲電視台寫一個劇集及二十段趣劇；現除了總統就職的講稿未代過筆之外，替亞婆老大媽寫信回鄉，甚至代填移民表格，他無一不精。

並非講笑，我相信全港只有他一個人才有「能力」，或說是「膽量」較爲貼切，他竟然曾替人寫過墓誌銘，點到你唔服！

論急智口才，更無出其右，因爲佢說服了我替他監製那本他認爲係世上唯一一本最認眞搞笑的笑話教科書，《完全搞笑手册》。

這可能是我一生人中最大的污點。

魯金的遺訓

九五年，年初四，我最敬重的老師，魯金先生倏爾溘逝。

突然而來的噩耗，令人手足無措。痛惜的，不僅是我失去了一位良師益友，更是香港史的一大損失。

魯金對香港各階層文化的認知，其廣博深邃，無人不服，話之你學者專家，也得心服口服。他能受各人敬佩，是有道理的。有幸，常請他飲咖啡，更被他當眾大罵，途中，學嘢不少；有次，得他傳授治學之道，銘記於今，趁今日紀念他，公開這「成功要訣」：

他說，做研究工作的人，首要胸襟廣闊，能接受那些自己不喜歡的東西，舉例

言明之，像我們研究香港電影，就算不喜歡王家衛或王晶的電影，也得一一觀賞，否則，不能客觀公平。

這有容乃大的精神，點只做研究，連做人也應如此啦！

另外，做一項研究，不等於只鑽研單方面一科項目去，要多認識其他相關或無關的學問，才可旁徵博引，又例如研究香港電影，不僅只懂電影技巧或理論，還要明解中國歷史及文化，否則，怎去欣賞《帝女花》，又怎知長平公主是誰，又怎去全面分析這電影的好壞。

第三，就是不能以耳代目，或抄二手資料，最好能每事親自採訪，所以，他的著作中，常有驚人新發現，尤其他的賭博史及九龍城寨史的材料，現常被他人引用！

可惜，他去得早，否則，我今日會更加叻仔！

加拿大隆冬下的肥師奶

音樂人陳裴烈剛從加拿大回來。

他入籍加拿大，在多倫多附近小鎮獃了十個多月，悶到嘔，加上嚴冬，最暖那日，是二十四度，零下，多見白雪少見人，長此下去，他怕發癲，遂回港避凍。

聽裴烈描述在加的日子，比秦城的魏京生還要慘情，起碼，老魏日夜廿四小時，有人輪流「看護」，不似得他，死在家中，也無人知曉，因左右鄰里的老外，盡是，各人只掃門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

寒冬裏，足不出戶的陳裴烈，最大娛樂，是與兩隻從香港帶去移民的貓，三依爲命，抱抱牠們，捋捋牠們，有時還感觸起來，因貓隻辦好手續後，已入籍了加

國，獨欠他仍要捱夠日子，才算眞正的假洋鬼子。

有次，裴烈到郵局寄信，赫見兩位女售貨員是從香港去的，有他鄉遇故知的興奮，查實，眞正原因，是久未聞女色之故，所以，特別多口水，暢談廣東話。原來，加拿大的郵局，不是政府獨家生意，可授權百姓經營，係 franchise 形式，政府抽佣。

正當陳生與兩香港女談得「性」起時，後面來了件肥大的加產師奶，以英文指摘裴烈在加拿大用廣東話談話，是無禮貌的行爲，嚇得兩小妹妹不停「鎖你，鎖你」。

幸好裴烈不愧爲香港樂壇第一號肥師奶殺手，他先禮貌地，用英語道歉，說其初到貴境，不懂鄉例，然後問肥師奶等陣做乜，肥師奶說寄完信後，要趕去取救濟金，裴烈便說，你今天不用去了，她奇怪，而裴烈從懷中取出貴重的大哥大電話說：

「我每月在此花上幾千元加紙，竟被一個向國家領取公援金而不做工的女人侮辱，請你替我撥電話到警署，我要告你有種族歧視。」

嚇得肥師奶挾尾而逃。

此刻，裴烈發覺兩位賣郵票的美女，口瞪目呆的凝望着他。

他有無贏得兩芳心，不得而知，但加拿大人討厭香港人，則是肯定的了。

企業戰略研究家

黃毓民開壇傳授提升說話的戰鬥力，嘉賓講者有兩位我的老友，黎文卓和黃世榮。

黎文卓是個口才了得的資深傳媒人，找他來講解「掌握個人說話的幽默感之重要性」，非作他人之想。

留學澳洲、日本，攻讀形象設計的黃世榮，講題是《如何加強你的個人裝備》，也是非常切合他的專業知識，但是，古古怪怪地，廣告上他的身份頭銜，是「企業戰略研究家」。

何謂「企業戰略研究家」呢？這是日式漢字組合的名詞。

企業者，百份百的中國道地專有名詞，以圖利爲目的而經營的事業也，現代之解釋，與「公司」等同。戰略者，策略也。

日本人之用字，精悍有力，「戰略」比「策略」更具出擊之勢，正好表露了日本着重形式包裝的本色。

企業戰略研究家又是做甚麼的呢？

黃世榮說，是替一間公司瞭解市場定位，從而選定大方向、釐訂發展目標。那麼，豈不是「形象設計師」而已？

據黃兄解釋，形象設計師只是全盤計劃內之其中一個角色，例如一間公司要在競爭激烈的市場內突圍而出，幾經調查後，戰略研究家會建議加強產品質素，這時便要找工程部的專家來改良製成品，之後，欲推廣得宜的話，任務會落在宣傳部身上，同樣，形象設計師的責任，是替其公司形象包裝。至於，整件事的總指揮，就要依賴這個戰略策劃人了！

肥仔强的故事

電影編劇陳文強，熱衷搜集資料，也令他得獎無數，大作《女人四十》，更揚威海外，不過，大家的焦點盡在蕭芳芳身上，而忽略了這個肥仔。

吖！不知他用何途徑找到四十的女人，套人家心事，有空要問問許鞍華至得。

肥仔強爲了要寫一個有關顧城一生的劇本，特意跑去上海、北京徵集資料，並感受一下現場的氣氛，吸一口實地的空氣，他說這樣，筆下的故事才有生命。

幸好，沒有導演請他寫《侏羅紀公園》或《太陽神十三》那類劇本，否則，不知製片先生怎樣安置他了！

話雖如此，其實，嚴謹認眞是件好事，這肥仔比其他港產編劇優勝得多，不無

道理。

要瞭解一處自己不熟悉的新環境，最好走去人多平民化的市集，盡觀人生相。

這晚，肥仔強到北京王府井大街中段之東安門夜市，即名冠京城之食街，祭五臟。道路兩旁，全是食的天下，右手邊是熟食檔，左手邊是生果攤。有一檔擠擠麪，每碗三元，廚子從未停手，客人仍要排隊輪候，一夜最少五六百碗吧！

陳文強吃罷燙口的湯麪後，跑到對面生果檔買雪梨，檔主說十三元一斤，他在揀選時，鄰檔小販高叫八元一斤，貨品一樣，肥仔欲轉移玉步時，卻被前檔之人拉着，說他曾掂過她的梨，不買不成，擾攘之下，肥仔願光付五元作補償，但沒有要她一隻梨，心想，唉！你爲何要呃呃騙騙呢？看對面的麪檔，老老實實地幹活，咪一樣可以致富！

到鄰檔，買了七隻，秤出七斤三兩，吓！一個小梨重一斤多？算吧！

結賬後翌天，當地製片帶肥仔強到批發市場買了一箱比昨夜更大更好的天津

梨，一箱六十多個，只售三十三元。

陳文強毫不氣憤，只淡然笑說：「怪不得顧城要離開中國，跑到紐西蘭自盡！」

眞相是虛構不到的！

童路之路

童路，于思滿面，曲髮披肩，個子矮小，牛仔褲配大背囊，似美國流浪的西部人多過識寫中文的作家。他懂劃畫，現代乜乜印象派那類，他教學，講解乜乜現代文學寫作表達手法之類，他當過導演，拍過一部半，因有一部是與別人聯合執導的。

以前，我們聊劇本，愛在酒店咖啡廳圍度，任由與會人士，隨時加入，隨時離去，無損故事的完整性。

有一次，大夥兒又在美麗華酒店咖啡廳互砌時，見童路獨坐一隅，由二時直悶到五時多，與之交談，才知他在等黃炳耀帶錢來，是他編劇費的中期。

黃炳耀被大哥挾持，脫不到身，未能準時出現。

童路半步不移，苦等有因，原來，他的女兒也在幼稚園內被校長挾持着，她的爸爸答應今日償還她三個月的學費，另外，美麗的外籍妻子，又在家中被房東挾持着，她的文藝老公，答應回來交租及糴米。

黃炳耀六時多才出現，令童路一家團聚。

另一次，我當製片時，改在導演家度劇本，因導演是武術指導出身，豪氣之人，而他的「智囊團」，也是他的兄弟，粗言亂語，不宜公衆場合。是晚，我遲了到會，甫踏入屋內，見該片編劇童路離那羣煙劇萬丈之遠，孤身一角，憑欄望海，便暗忖他很快又失業了，果眞，不幸言中。

後來，他開畫展，我是看不明的，誰知，法國佬視他爲再世畢加索，邀之跨界發展，又驗證，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之諦言。

她痊癒了！

她，她知道我即將離去，於是，急步跑過來，會我一面。

仍喘着氣，半蹲彎腰，雙手按膝，粉面通紅的她，歇頓半秒後，伸出手來握着我說：「多謝你！」

不知是她趕急關係，或完全康復，總之，見她兩頰紅霞，心也釋然！

我倆認識不深，曾見面三數而已！談及的，皆是工作，別無其他。

一次來電，支吾以對，似有隱衷。

再一次通話，欲言又止，古古怪怪。

心忖不妙，奈何人家私事，不宜追問，遙祝她安然無事便是了！

忽然一日，來言劈頭第一句，說：「我很辛苦！我不想活下去！」

多傻！

人生路上，險阻繁多，不小心，錯腳一遭，算是甚麼。

愈早看穿了他，比蒙在鼓裏好；發覺他的狠毒，是一種福份；能夠離開他，是重生的機會。

爲了一個狼心如狗的男人，讓身心俱殘，值得嗎？

當然，說的可以很漂亮、很瀟灑。網中人的切膚之痛，才是傷。

那又如何，繼續流淚下去嗎？

他不讓你生存，你就讓他心想事成嗎？

不是要去報仇，只是應向自己交代。

世界還有更美好的風光，怎麼未看清楚便棄權，多傻！

見她稚氣的臉龐，掛着笑容與我揮手，夕陽的餘暉，頓覺溫暖。

抵死的應徵者

《蘋果日報》的讀者，很是抵死！

曾在《蘋果》的專欄裏，窒過那些無情情寄應徵信和無端端寄包裹給我的人。那篇拙作刊登後，唔夠三日，居然收到一位讀者寄來的包裹應徵信。

一大包東西，內裏有一封似信非信、似履歷不履歷的自薦書，還有一本小說，及一個貼上郵票的回郵大信封。

先看信吧！

他寫着是一個剛失業的記者，親中報紙的記者，年紀不大，不夠五十歲吧，他沒有寫清楚，我是憑他附上的相片判斷。他也沒有註明是跑哪一條線的記者，總

之，甚麼也是隱隱晦晦，若不是沒有寫應徵信的經驗，就是可能在親中陣營太久的緣故。

他的「履歷」中，說自己是個編輯、小說家、電視編劇、電影編劇，並說專長寫奇情、科幻、偵探、愛情、武俠……總之乜都得，又說寫過電影劇本，可惜，沒有列舉那部片。另外，他一定不知道，我是香港電影編劇家協會的執委吧！

那本小說，他說是他幾年前的作品，相信是一本奇情故事書，因我沒有仔細看內容，只隨意瞧瞧封面設計，很舊式老套，出版社的名字，從未聽過，社址也沒有，只有一個郵政信箱號碼，這類物體，多是自資出版。

有趣的是，該書的作者名稱，並不是來信人，可能是筆名吧！但我又怎知「他」就是「他」呢？

回郵信封的作用是，他說，若我不聘請他，便要我將小說寄回給他。

想也不用想，連他的應徵信及寄來的信封，一併寄還給他，免阻我地方。

齋話人生

水晶魔力

朋友迷上了水晶。

他家中佛龕內，佛像前，放滿水晶石塊，說是供奉，其次，讓水晶吸納神的能量，強化它的實力云云。

朋友說，咱們凡人，不易直接與天溝通，因天界程度太高，故，需要有中介搭橋者，水晶石正好發揮到這方面的功能，尤似中學老師灌輸知識給我們，好讓汝等將來有機會明解大學教授更高層次的學問。

不同顏色及形體的水晶塊，有不同的效力及作用。綠色的綠精靈，可助財源滾滾來，使之不盡；黃色的，有護財之效，令銀錢不易溜走。即是說，只得綠精靈是

不足的，因左手來右手去，還要有黃水晶坐鎮，才可保家財永固。奇怪！橫掂可用之不竭的，還儲來幹甚麼？

友人更藏有一顆，內藏綠精靈的黃水晶，非常重視，因一塊石頭，有兩項功能，不可多得。

晶瑩雪白的水晶塊，長長如斑馬牌原子筆，只是比之粗壯而已，說有治病之本領，可隔空戳破人體內的脈絡，通經活血。圓形的水晶球，能收八方匯聚的宇宙能量，一球在手，好過有張ＡＥ咭，隨時有緊急支援服務。

還說，水晶石是會長大的，不過，速度之慢，不是俗世凡人肉眼可見。動輒要用十萬八萬才覓得一如意良石，不是我等窮鬼所負擔得起的玩意，這種福份，留待他們享用吧！

知識障

不知是誰講的：人是萬物之靈。

人，爲何會成爲萬靈之首呢？憑甚麼去衡量呢？世上並非只有人類才是動腦筋的生物，何以妄自尊大？

若說人類的思想，比其他生物聰明得多，有智慧、有創作力、有分析力……等等。這是無可置疑的，可是，也是可惜，自以爲是的人類，常被自己的所謂知識所累，這叫做「知識障」。

中國古諺有云：聰明反被聰明誤。

一定的嗎？

唔信乎？各位讀者，看畢全文，就會徹然大悟的了，毋須急躁！

中國大陸一個小縣內，正在考試，題目是「項羽與拿破崙」。

那裏有一個自恃學識淵博的人，看了試題一眼：「項羽，力拔山兮氣蓋世。」他是知道的。可是，拿破崙？乜傢伙呢？一點也摸不着頭腦。

他心想：本人才高八斗，沒有理由不曉得拿破崙是甚麼意思的，在這個縣內，誰比我聰明呢？主考官也只不過是住在村尾的窮秀才吧！他憑甚麼可以考得起我呢？他有甚麼本領可拿出來呢？噢，他拿了拿破崙……出來呀！

「崙」不就是車輪的「輪」嗎？破崙，不就是破了的車輪麼？

於是，他提筆勁書：「輪難拿，破輪更難拿；不過，項羽神功蓋世，力能拔山，拿一個破輪，輕而易舉之事！」

我們相信「人類是萬物之靈」這句話，皆因我們存有貪婪之心，有不勞而獲的欲念和「知識障」。

無敵大悲咒

青山寺旁叢林大火，烈焰亂竄，險些殃及池魚。

火滅後，記者走訪寺中尼姑，詢問當時情況，哪知原來形勢危殆，眾出家人卻寸步不移，死守寺內。記者問，若火燒上門，怎麼辦？料不到，出家人一口咬實說，火一定不會燒過來。再問，何解？大師說，我們唸經驅火！嘩！七經咁巴閉？答曰：大悲咒也！

受訪的尼姑更聲稱，大悲咒有滅火驅煙之效，還即席表演，朗誦一遍。

事實放在眼前，火舌波及的地方，剛剛到寺院前幾呎，就停止蔓延了，犀利乎？

看來，消防處可停頓所有救火員的體能訓練，改請大師教導鎮火大法，又或，各位市民，以後見有火警，可改致電青山寺院，一樣得救。

唔講唔知，大悲咒不僅可以救火，其實乜都得的，我見過有人以此咒驅雲止雨，眞㗎，親身經歷，無呃你！

有次，隨一佛教團體到青山灣（吖！唔知點解，每次有關佛教之事，總與青山結緣），到青山灣放生，一條幾百斤的大龍躉。

我乘一闊太的坐駕前往，車上除闊太駕車外，旁有一位極、極虔誠的亞姑；到九咪半時，這位亞姑遠望青山灣上空，有一片烏雲，她怕衆人出海放生時，遭無情雨吹襲，於是，在車上振振有詞，唸大悲咒驅雨，好心腸的她，愈唸愈大聲，可能我係孫悟空托世，佢愈大聲，我愈似被金剛箍勒緊，頭痛得想死。

最終，眞的無雨。但，浪很大，可能亞姑沒有唸咒驅風！

人生大自在

每個人背後，總有一個故事；每個故事背後，又總有一個意義。

今天小弟心情極佳，想起一個長者講給我聽的眞人眞事，如下：

民初時，一老木匠，用半生積蓄收購了一個小工場，製造家具的工場。

當老木匠接管工場不足半月，有一天，中午，他與朋友在酒家用膳時，其子急忙衝入，大叫不妙，原來工場火燭，這是三十年來未曾有過的事情。

老木匠氣定神閒，繼埋擱在嘴邊的五花腩，並問兒子：「現在情況如何？」

子答：「已有滅火隊灌救中！」

老木匠：「那就可以了！」說罷繼續起筷。

友奇怪問之：「貴寶號着火，還不回去看看！」

老木匠說：「我又不懂救火，現又有專門人才處理中，我不要去阻礙人家工作吧！」

此時，木匠老妻氣敗殺入，大嚷：「無啦！無啦！全燒光啦！」

老木匠問：「現在怎樣？」

妻答：「火燭鬼剛剛將火撲滅，可是，全店化爲烏有！」

老木匠飛身而起，趕去——

他趕去街市，買了數個西瓜，再趕返火警現場，宴請衆消防員吃瓜。

衆人奇怪，而老木匠卻說：「我一入行，就知道會有今天一日的了，木必惹火，是避無可避的，如今，連一張椅子也沒有，不能讓你們坐下休息，惟有買點水果，聊表心意！」

說他是傻的，還是我們做不到呢？

一生何求

司馬中原的《紅絲鳳》，有這樣一段情節：

有人攜畫到當鋪押價，三櫃見是精品，不敢怠慢，轉呈上司二櫃出價。二櫃鑑之，赫見非凡之物，遂恭請物主入內，並無因此人衣衫襤褸而鄙視之，還以茶款待，及查詢出自何家大師手筆。押當人愧答，是他之劣作，二櫃自慚未夠斤兩應對，請來當鋪之頭櫃侍之。

頭櫃是一所當鋪的大當家，只次席於朝奉，而朝奉平常多不在店內，他主要是受巨賈之邀，到富苑豪宅，替他們鑑賞評析極奇珍品，等閒之事，全由頭櫃作主。頭櫃設宴內堂，敦請畫家上座，並問割愛之價，畫家豎立三指，頭櫃命人提銀

三百兩，等候期間，畫家頭櫃二人互酌談天，惺惺相惜。

酒過三巡，雜役亞四急步而回，對頭櫃說：「當家，當家，朝奉老爺說，這畫不能給他三百兩。」

頭櫃尷尬非常，面有難色：「老爺可有細細品嘗？」

亞四搶答：「有呀！有呀！」

頭櫃汗如珠豆，擲地有聲：「哪爲何拒人千里？」

亞四曰：「朝奉老爺說，本店是全國最有聲望的大號，如斯一幅精品，怎可只出價三百如此低手，付不出三千，也有辱本店清譽呀？」

頭櫃才吞得下喉中的一口痰。

哪知畫家站起，說：「難得有人欣賞，區區一幅敗筆塗鴉，我還送得起，乾脆贈他罷矣！」說畢，揚袖而去。

拙文一篇，叫價三隻手指，誰願付稿費，請與我祕書聯絡！

丟佢亞媽隻蟹落海

過年期間，會有人到廟宇還神祈福，也有人放生積福，令我想起……

有日，隨一羣慈心大發的善信，到驚濤駭浪的大海中心，放生去也。

被釋生的幸運兒，是一條二百多斤的巨型龍蔥，說牠好彩，所言不虛，因那羣闊太有心人，晨咁早，乘名貴大轎車，到達碼頭旁，那間金碧輝煌的水簇館裏，跟着那滿嘴煙屎牙的漁夫老闆買魚放生。他頸掛兩條鎖鏈般粗壯的大金鏈，還有手上晶瑩剔透的白玉斑子，在他指手劃腳時，更覺懾人。

獨立的水池，有四五個，每池有一條大小相若的死囚，待人打救。

闊太問最貴邊條，老闆指龍蔥，開價三萬八，一輪商議，最後以三萬二千八百

八十八元成交；議價途中，有口多之人苦口婆心勸老闆做好心。他肯割價出售，是當參與這善舉喎！祝他好心有好報吧！

可逃出生天幸運兒，連同一百幾十斤蝦蝦蟹蟹和其他不同類型的細魚，一起運上打魚的漁船上，揚帆出海，巨浪中，一大羣和尚大德，念念有詞地替龍躉加持，讓牠成爲佛弟子，幾經施法後，六七名大漢請牠下水去，牠頭也不回便鑽入水裏潛去。

我是這次大會的攝影員，將整個過程用攝錄機拍攝下來。當大龍躉逃之夭夭後，輪到小魚蝦蟹。頃刻，有一大姑急嚷着：

「哥哥仔，唔該將 Camera 轉過嚟吖！」

原來，她已撈起一袋蟹仔，準備丟落海，她說：「呢袋係我亞媽畀錢買㗎！嘻嘻！」跟住，我紀錄咗一個至善至眞的感人鏡頭：丟佢亞媽隻蟹落海。

智慧何在

以爲凡夫俗民未嘗我佛加持，孽債難除，才執障妄迷，受世間榮辱所牽；料不到，每日念念有詞，教化衆生，與佛同在的高山大德，也跳不出五行所困，法性如空。

報載寶蓮寺諸事當黑，如因排出廢水污染環境，惹上官非，被政府起訴，外患後又有內憂，說甚麼內部不和，出現爭拗（乜出家人唔係心平氣和、五蘊皆空的嗎？），搞到道行高深的管家智慧法師也感無奈，遂請來風水師，幫手解困。

風水師李師傅擇定良辰吉日，率衆弟子，手抱羅庚，浩浩蕩蕩在寺內四處勘察，而有智慧的智慧大師，卻要跟出跟入，對風水術數師的意見，頻頻稱是，點頭

點腦，何等哀哉！

眞令人擔心，若該術數大師說污水問題被揭發的主因，是天壇大佛所坐的方位出岔子，要大佛坐歪少少，才能避煞，又或說大雄寶殿對住上山之路，景象不祥，那就不知如何是好矣！

相信最開心的應是勞工處，又可紓緩地盤勞工開工不足的窘況。

風水師怎樣移步換形打救佛祖大業，還未解鎖。本來他們在佛門淨地開壇作法，並用道教儀式也無不可，佛道本一家，但叫咱們德高望重而極有智慧的智慧大師這個不殺生的出家人，睇住佢哋用三牲祭禮，也無權過問，不得插手，還要面露笑容，哪又成何體統呢？

唉！最弊的是記者找智慧大師查詢此事，而他竟否認這圖文並茂刊登出來的「眞相」，還說李師傅是不請自來的，咁，又唔見有風水佬嚟我處呃我十年八年？

南無阿彌陀佛！

死亡男女

世上，除了死亡之外，從沒有平等之事。

有生必有死，緣起就緣滅，是天律，萬物逃不掉的法則。

男女平等的問題，吵了多個世紀，總沒結論；凡夫學者，衆說紛紜，實在浪費時間。

連上帝造人的時候，也先造男後造女，難道要抓祂出來問個究竟，討個公道？

不知是哪個歷史學家研究出來的理論，說地球的早期，是母權世界，一切由女性話事，輾轉變異，現今輪到男人握權，若所言不虛，按邏輯，女權地位將日漸抬頭，駕馭男人的日子，指日可待。

物極必反，有如太極圖一樣，黑的盡頭是白，白的極點是黑，生生滅滅，川流不息，生死根本就不存在，何況平等。

平等，只有自覺受壓逼的人藉詞爭拗，當權者從不與失勢之人比試的，同樣，男女平等，只是一個空泛的口號，給弱者一個發洩的工具。

人與人之間，應該是互相尊重，哪有分性別、貧富、階級……只是既得利益者不肯下放權利，跟自我定性爲被剝削的一羣，互相攻訐而已！

不要說男女沒有平等，就算男與男，女與女也是不平等的，問題視乎個人站在哪個角度去看，用甚麼身份來判斷。

持平常心的人，才會快慰。

齋嗡平等

佛學主旨，是宣弘和平、博愛。世界大同是最終的理想，也是夢寐追求的烏托邦。

若求攀探妙門，首要淨行修身。對自己好是不足圓融的，還需善待他人。

能吃虧渡人的，吃虧去吧！可犧牲救世者，犧牲去也！

這樣崇高的修爲，非常人可達；普通的十方善信，不用處處像如來尊者般，捨己成仁，只要咱們能持平做人，同樣可到彼岸。

持平者，常抱平常心處事，不論對人對事對物，皆無分別之心。遇長者，孝之；同儕，勉之；後進，攜之。遇神，敬之；見鬼，安之；不喜不懼，一視同仁。

一花一草，一杯一碟，同是我們生命中不能缺少的東西，何不好好善待。

一直反對，佛門清靜地內之教條繁多，除無佛性，也不人道，既欠法理，更不平等；例如凡比丘尼（女出家人），禮見比丘（男和尚），竟要五體投地，依例跪拜。

筆者曾見過志蓮淨苑的弘勳師向聖一法師的兩個隨從下跪比禮，那兩小和尚當時正與別人談天，對這禮儀，毫無任何反應，論輩份，講貢獻，談禮貌，那兩小輩，豈可相比！當然，佛慧具足的弘勳師從沒牽掛於心，只不過是我這無善根的無謂人多管閒事而已！

最褻的是，每個比丘尼一見他們，便來頂禮跪拜，他們何得何能，受此大禮呢？傳統遺下的禮儀？有需要沿用嗎？認爲合理合情的嗎？規矩是誰定的？

連這陋習也緊抱不放，如何安身立命？怎樣世界大同？

齋嗡之人，最爲討厭。

光影正書

我是一個小小導演

我本來係一個助導，一個行內公認的最佳副導演。

我的成就不只這麼簡單，我還是一個全能的電影人。導演罷拍，我就代職做其執行導演，即係補鑊導演；編劇失蹤，我就代筆替其埋尾；武指發難，我就上陣度招；演員撞期，我就化妝頂胞。甚至乎道具手足回鄉、茶水亞嬸產子、司機大佬發燒，只要崗位懸空，我一一瞓身搞掂。

我只會在陳勳奇和李華月面前自卑，因我不懂作曲和打眞軍。

我人工低、效率高、經驗足，捱了十多年後，終於攫取到一個伯樂的賞識，肯投資捧我坐正做導演。

我瞭解市場動態，清楚賣埠基因，揑準觀衆口味，這一煲，十拿九穩，名成利就富貴逼人來矣！

首先，我將賣座元素的資料，整理好後，呈給老細御批。

寬宏大量的酒樓老闆，還未看該血肉交織組成的計劃書，已關心誰是女主角。

本來，我的電影，是講三個相戀少年的故事，現改爲三個北妹七宗孽。

滿身油煙味，但又滿身金器的金老闆，派來其得力助手，即以前跟他做候鑊的超哥協助我，他的職責是監製喎！

憑交情，我找到金馬編劇減價寫我的處女作，他要求到澳洲閉關寫這驚世鉅著，超哥說「筆直」問題，只送了我們去澳門。

一個星期後，第一稿劇本出爐了，也是一個慘劇的開始……

小導演成名淚

有人看得起自己，重資捧我做導演，當然努力辦好這件事。

投資者的酒樓老闆金先生，不停催索要我約女演員出來定卡士，終於，甚麼也搞掂了，戲也開鏡了，我這部處女作的三位女主角，一下子同時變爲我的老闆娘。

三位亞姐，每日皆明爭（在我面前）、暗鬥（在金老闆牀前），爲求出位，逼我加重戲份，故此，我又懇求編劇改劇本；每日，我未到現場也不知該拍甚麼，因爲劇本是一張一張臨場 Fax 過來的。

金老闆的夥記，即候籤出身的監製超哥，錢捏得很緊，但其人面也非常廣，很多地方不用場租派陀地，便讓我拍個飽；不過，要稍改劇情遷就，例如，拍大酒

店，他帶了我們到九龍塘一別墅去，高級扒房，變爲廟街吃炒蜆的大牌檔，遊艇出海，他有本事找到人家仍忙於打魚的大眼雞比我拍，但不可妨阻帶喜嫂搵食爲原則。

好了，上層的欺壓，還可忍受，誰不知，以前稱兄道弟的夥伴，卻一個二個造反起來。

搵一張報紙做道具，道具榮開單收番四元半。美術指導花掉二千元替主角買了一條袋巾。咁落去，那三百萬怎可埋尾？攝影師泰哥叫他的助手揸機，話我都應該畀番一個機會人家上位喎。我最親密的戰友，副導演，中途劈炮，因有人叫佢去坐正做導演。

從小就明白，好事必然係多磨的。

卻怎曉得，我只想做一件小事之嘛！竟然……

新導演血淚完結篇

我的導演夢終於實現了，可是，仍未結束……

縱使連茶水亞嬸也欺負我，都不打緊，反正，哪個偉人不是熬出來的。我咬緊牙關，捱至影片拍竣，足足少了廿幾磅肉，這個經驗，令我有資格開減肥學校。

在投資老闆旗下的食肆搞煞青慰勞宴，沒有人賞面，是可以理解的，誰會有興趣蹲在廟街公廁旁吃豉椒炒蜆吖！幸好，還有剪接師宗哥來捧場，又可能全組工作人員之中，只剩下他還未正式完工，並且，跟他老早約定，飯後回去繼續剪片的；這樣，才沒有導致「一個」都唔嚟賞面的尷尬場面。

剪片時才發現有很多鏡頭是 Out-focus 的，光線不足，黑到無嘢睇，這是因爲

攝影師讓給他的助手操刀，加上老闆又要慳錢不肯補拍之故。現在惟有將灰暗的畫面加光印片，變成粗微粒效果。又將對焦不準的片段剪掉，留下可用的鏡頭，一格變三格，觀衆一定說我玩風格了。不過還有許多鏡頭是無法補救的，索性棄之闕如，反正影評人睇唔明時，一定大讚的。總之，砌夠八千三百呎上畫之用的菲林，便算了！

相信，這部戲整個製作過程中，最順利的算是配對白了，因人少好做作，全組也只得五個人，他們口技了得，兩個工作天便搞掂晒！

慶幸自己的親生仔快將出世時，又傳來令人傷感的事，就係所有工作人員要求片頭片尾及海報宣傳，都不要出他們的眞名，唉！眞過份！這難怪，因他們仍未收足尾數，但他們卻不知道，我的首期還未到手呀！

無錢做宣傳的午夜場，今夜上畫了，心情有如抱着個仔一齊上刑場，等候裁決的樣子……

應徵文件

我叫亞瑛，字活游，出生於一個幸福的小康之家；母親雖然好惡，但未死，因此不可以稱她好惡死；父親是一個小學老師，他的學校是沒有屋頂的，但，他的學校偏偏設在頂樓之上，所以，正確的稱呼是天台小學。

當我十一歲零四個月二十二日十三時二十七分五秒的時候，也是我咁大個仔，最大的一次打擊，平時考試不及格，被母親用煲飯的柴（其實係棍）狂揪，與今次的，則無得比，無得揪。

我心中的慈父，竟猝然去世，死因是自然墜樓身亡，他沒有自毀傾向，又無欠大耳竇錢，只是太瘦，太瘦了，經不起「溫黛」的輕風襲身，在無屋頂的天台小

學，執行偉大的教育任務時，被風吹出屋簷外，就如此，我堅強的母親，頓時變爲一個無依無靠的年輕寡婦，她眞可憐啊！

我卻由一個天眞無邪的精靈學童，變爲一個肩擔重任的小鐵漢。

我現在有一個老婆，叫亞燕，她很遷就我母親曼梨的。我倆有一個大仔，叫小田，他眞頑皮，成日去同人開車門，被我發覺，勁打他一頓，他不哭，反而我老婆亞燕，哭得最爲厲害，原來小田發現我家米缸無米，想出賣些許自尊，換取大家溫飽。他眞有腦，所以他後來成爲一個音樂家，可惜，用腦過度，頭髮也脫落不少。二女愛明，她很純，愛留在父母身邊，可惜，我將她送了給別人，記得最後的一餐，幼女寶寶將她最愛吃的鹹蛋也給了小姊姊，這幕很動人，我現在想起來，也眼眶帶淚光……

老編，我的志願是做作家，請你給我一個機會吧！我有個關於女黑俠的故事，可寫成一百二十萬字的小說，擔保貴出版社賺個盤滿鉢滿的……

咯……

對不起，我剛才嘔了一口血。

對我的故事有興趣的話，請盡快與小弟聯絡……

咯……

茄喱啡教頭

現今電影術語有謂，拍戲最難教的是：「小孩與狗，茄喱啡與馬騮。」這是錯的，原裝的行頭話係：「小孩與狗，馬騮與教頭。」

舊時的片場制度是挺好的，大牌演員從不會與三唔識七的臨時演員做對手戲，有對白講的，或要做表情反應的，必定找來個「特約演員」，這類「特約」泰半是演技精湛，只是寂寂無聞而已！

茄喱啡的「臨時演員」，只會安排做街道上的途人，餐廳的茶客，說難聽的，是活動的佈景板罷。

小孩、狗、馬騮都是不受控制的動物，但無奈又經常有份演出，令導演哭笑不

得。論最令人頭痛的奇特動物，是爲「教頭」也。

曾與一名震天下的大教頭拍戲，當武術指導度好招式讓他走位時，教頭的意見是，這些招數不是他那門派別的，他身爲該派弟子怎可耍別家功夫？

好了，按他那派功夫度招，他又說招式是有分次序編排，這是師公花盡畢生功力研究出來，他是小輩，不得亂改。

好了，再依照他的套拳先後次序度招，我們怎會想到拍攝時，他實牙實齒，一招雙龍爭珠，緊接猴子偷桃，起勁地直擊對手要害。

他事後說：「我唔使用眞功夫，人家點知我有料！」

死未？

導演櫈的權力

以前戲班禁忌很多。甚麼扮演關公者，上妝後，不得開口講話；甚麼大老倌的鞋靴，不得隨便高掛；甚麼當家花旦的衣箱，不可任人倚坐……說是迷信也好，風俗也好，總之，其特色算是一項文化。

古老行業，因爲迷信或習慣，轉成爲行內操守，衆人早已接受；新興行業，同樣有不少諱忌之處，卻與風土人情無關，而是……

話說拍戲現場所在，有一張椅，雖空着的，也不是地位低微之小輩可坐，這就是導演櫈。

在香港，導演是一部電影的最高決策人（嗱！負責人不是他，而是有勞無功的

製片先生，領導人也不是他，應是出錢投資的幕後玩家；至尊無上者也不是他，卻是靠他們賣埠賣座的演員）。導演只是現場的環境控制員，他應是最辛勞的一個，有一張私人椅子，讓他空閒時，靜下來休息一下，是很應該的。

可是，一個平凡的人，是鬥不過私慾的引誘。當你擁有無限的權力，可隨意指揮在場任何一兵一卒一草一木，甚或呼風喚雨時（拍人造雨景），下意識地，不會輕易放棄那調兵遣將權杖。

有一故事是這樣的，當年有位百萬大導演，爲公司帶來豐利，於是老闆請了一個專人，只負責做一項簡單的工作，就是大導演走到哪裏，該仁兄便抬着導演櫈到哪裏，大導演屁股一動，椅子會很準確的攝過去，讓他安坐，絲毫不差。

所以，片場內的導演椅上，除了象徵權力之外，也間中會坐着一個陌生的妖冶女人。

哀影評人

江湖上有個笑話，說現今香港電影，栽於影評人的手裏。

平庸的電影，被影評人罵個狗血淋頭，嚇怕觀衆，不敢買票入場；稍好的電影，又被影評人捧至天上有地下無，令觀衆期望高，敗興而回。

新一代的影評人，品流複雜，有片主、有監製、有編劇（其數不少），更有宣傳要員，很多時，這羣身份重疊的所謂影評人，其所作所爲，能否持平公正呢？

心照吧！

當然，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混在一個和稀泥的大醬缸內，可以做朵朝陽吐豔的紅蓮嗎？

參加畀面派對，嘻哈度日，胡亂吹噓，這是義氣，這是人情。所以，每逢大哥或自己友出品的電影，一定好評如潮的，給大哥捱個義氣，送個人情，總好過與之結樑子，惶恐終日。

鬥不過自己良知的影評人，在「朋友」的爛片落畫後，再增補一篇「評論」後記，以保清譽，算是對得起朋友，也對得起自己。

再者，搞個同盟會，維繫感情，團結力量，增強戰鬥力，提升影評人的地位，甚至可以排斥異己，攻訐造勢。

民主社會的弊病，是任何人皆有發言的權利，不專業和無水準的人如我者，也可振振有詞，大呼小叫，只要懂得避卻大哥的追斬就掂了！

多年來，只有石琪和林離兩位影評人的稿件，值得我剪存。

罐頭廣告

第一個原創的是天才，第二個仿效的是庸才，第三個是蠢才，那麼第四呢？是甚麼？

在資訊爆炸的今天，廣告媒體的競爭，日益激烈，怎可能，有走回頭路之理？自從ＭＴＶ音樂帶出現後，我們經常看到的畫面，是搖擺的、零碎的、雜亂的……

總之，打破了關正傑式的人做紙板公仔碌木咁樣敢篤企，動也不動唱完成首歌！

廣告片的拍攝手法，也來ＭＴＶ這一套，動不動就來個搖擺不定，像個投機政

客一樣。然後，變本加厲，玩埋鬆郁朦效果，當自己係王家衛，搞到大家眼眩頭昏爲己任。眞不知現今的導演想推介客戶的產品呢？還是推銷自己的藝術手法？

由於要有質感的關係，很多時，我們發覺現時的廣告片，多是用粗微粒效果，一時黑白，一時彩色，儘管我們亞嬤三番四次以爲電視時好時壞，嚷着要找修理員來睇睇，但，這羣大導仍樂此不疲。

早一陣子，熒幕出現了自白式的黑白粗微粒的眼鏡廣告，確是看出一點眞，帶來一分驚喜，傳爲城中佳話。

不一會，又來了多個近似的廣告片，讓我們聯想到是該眼鏡的第二次出擊，到最後三幾秒才得知是另一個商品廣告，多麼的不幸啊！

繼後，又有巴士公司的廣告片，本來還可接受，最近卻來了一個銀行及一個女性金飾的廣告片，跟前述的風格、意念和內容，一模一樣，我開始懷疑是廣告公司早已拍好的罐頭片，甚麼商品也可以套落去。

文革博物館

九零年，在廣州書香節，買了本《中國共產黨七十年圖集》，激發起要在九七年之前，出版兩本書，一本是《中國現代史圖片集》，另一本是《文革圖片集》。出版這兩書的動機很簡單，因爲大陸與台灣，對敏感的題材，很是執着，必有偏差。這不是我的主觀偏見，事實如此。

中國現代史圖片不難找到，大陸出版過的畫册多得很，台灣的《歷史月刊》也藏量不少，要出版一本精美的圖片集，絕對容易，問題在於要找個高手選輯及寫註解；文字簡潔有力，觀點中立不倚，對國史有深厚學知的香港人，原來是極難尋；有能者，終於被我抓着，可惜，最後又是抽空無法，事情走到半途，跪了下來。

文革圖片集的出版，是我心願之一，從小看《人民畫報》，被紅太陽照耀成長，打趣的講法，是喝它的奶水長大，對火紅年代的情懷，筆墨不能言傳。

大陸全面否定文革，希望人民將之淡忘，最好是讓中國歷史上從未發生過這國殤。台灣出版商人，絕不敢在此時捋虎鬚。故此，九七之前，若印不成這書的話，再莫寄望中國出版人矣！

有關文革時期的相片不多，因當時沒有外國記者在此，人民拍攝傳下來的膠片，相信等於零，尤其是那些武鬥場面。大陸官方收藏的，未曾毀滅，也成爲最高祕密檔案，與世隔絕。

前年，東方及天地合作出版了一本文革的畫册，雖然，不是經我出版，卻完成了一個歷史使命。

何時再見到一本有威信的中國現代史圖片集呢？

不希望是由鬼子佬來寫中國歷史的註腳。

不讓悲劇重演

很喜歡《文化大革命博物館》這套畫册，所以，再續一篇。

一直以來，我爲何想出版一本有關文革的畫册呢？因爲，那場十年浩劫的文字著作，我們看了不少，但，有規模的圖片集，則從未見過。

有幸，楊克林先生這十多年來，編輯《中國抗日戰爭圖誌》的同時，也不忘收集這令人毛骨悚然、心肝撕裂的證物，一張張以血換回來的照片，一段段讓中國人齒冷的歷史，現輯錄成書，功德無量。

巴金倡議築建文革博物館，他希望中國各省各縣皆有一座文革館，讓咱們的子子孫孫、世世代代牢記這十年慘痛的教訓。

他老年心願：不讓歷史的悲劇重演。

可是，二十年矣。文革結束二十年矣。不要說一所館子，就是一片瓦、一塊磚，也無人動之。

當前的政治局面，誰人也不敢掂這燙手山芋，逝去的歷史，哪夠現存的權力重要。只有吃過苦的受難者，才無法忘記悲劇帶來的悽愴。心窩上的疤痕，仍烙在睡夢中刺痛。

現在，不再罄竹成書，再過廿年，誰有興趣搞這鬼東西？何況，「證物」在不斷遺佚中。

這上下兩冊的圖片錄，縱使不能成「館」，卻已踏出了第一步；內裏選輯的相片，雖不算珍貴，但，經嚴謹的編排後，異常震撼，尤其是「鬥人」、「打砸」的慘況，相對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場面，人性的醜惡卑劣，盡收鏡頭之下。

要不讓歷史的悲劇重演，唯一的方法，係讓人民認識歷史眞相。

香港大辭典

友人從廣州帶來一本內地出版的巨鑄，《香港大辭典之經濟卷》，說其是巨鑄，一點也沒有誇張，細八開度，精裝硬皮印製，不計彩頁，也有一千三百多版，三百多萬字。

此書以辭典形式製作，從香港地理、歷史，以至人口、教育、醫療，甚或宗教、習俗，及市場經濟理論與政策，一一涵括在內，連大小機構如證監處和印度商會的資料，無一不全。

投資方式或環境因素，亦有詳盡解釋。

旅遊地點與設施、酒店服務、名店起源、就業情況，全部細巨無遺，統統紀錄

在案。

一直都很佩服國內出版的編務精神，可能是大陸精英過剩，任何類型的辭書，也有專輯，可見他們資料搜集的本領，何等驚人。

這書，全是有關香港當今狀況的解構，卻沒有一個香港本土人士參與工作，總由「國內一批最有造詣的香港問題研究專家們的鼎力支持」，利害嗎？還不特止，他們的工作，是在一九九一年四月才開始研討編撰這本大辭典的可行性，至九四年十二月已印製好兩萬多本了，可想而知，中國共產黨的動員力量。

值得一讚的，這書除了用繁體字編製之外，還有歷任港督、政客以及經濟界的知名人士小傳，連著名的反共份子司徒華和李柱銘也收錄在內，喜見編輯們沒有以異己態度去寫他們，文中亦無惡毒字句，反而平鋪直述的講出他們的生平，總算是一本似樣兼見得人的書。

事實證明，任何事宜，只要放下成見，一定做得好的。

《廣州語本字》

對於研究廣東話的朋友來說，中大早前出版的《廣州語本字》，是件大喜訊。一直以來，有不少人說廣東話，是有音無字的，其實，若以正統的廣州話而言，有百份之九十以上，是有音有字的。

《廣州語本字》是晚清番禺舉人，詹憲慈於一九二四年寫成，本應準備在一九三三年於北京出版，後因出資的廣東南天王陳濟棠將軍下野，繼而七七戰亂，令此書不能付梓。現由詹氏之文孫詹德隆贊助出版經費，才得以成書，對保留廣東語言文化，功不可抹。

這書全用詹老先生的手稿影印出版，免除植字上的困難及誤錯，因有很多僻

字，已成死字，無人使用，容易失準。不過，因爲用原件製版，詹氏又是用文言文書寫，文中沒有標點符號及分句，令今人閱來不慣，是爲美中不足之處。

本書另一特點，是編者廣邀數位粵音專家，商定注音和校訂，從而肯定了它的準確性。內裏有一千四百零五句短語，全是地道的廣東話，並注有出處，令人抱卷不掩。

《廣東語本字》一書，卻顯露了中文書之出版弊病，詹氏的撰寫，是以傳統中文書寫法，由右至左直排行文，故，此書也用中式釘裝法印製，即向右揭書，但，全書除詹氏的原文外，其他序言或跋語，皆用橫排成書，犯了編務上一個不可錯的基本法則。以前，每逢有關編輯課程講座，我必帶隨劉定堅所出版的劣書作舉例之用，看來，從今起，可用這巨鑄矣！

還有一點不明的，此書既有贊助，又是黑白製作，何解要賣至六百多元一本，如此昂貴呢？

清貧思想

看中野孝次的《清貧思想》中譯本，這書雄踞日本十大暢銷榜首位，久達兩三年，是個令人吃驚的現象。

廣東人有句諺語，曰：「唔衰唔睇相！」說明只有頭頭碰着黑的失意人，才會下馬問前途；現時，日本人生活富裕，雖未至窮奢極侈，但也算安穩富強，何解突然精神反樸，追求清貧起來呢？

有說日本，是個着重外表包裝、形式主義的社會，人們愈有錢，心靈愈是空虛；另說，全球經濟不景，觸發起這自詡經濟強國的小島居民的反省意識，重新思索：「人生在世，需要甚麼，不需要甚麼。」

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又是這書的譯者，李永熾先生說，讀這本書時，最感興趣的問題是：究竟日本文人是不是都過着清貧式的生活呢？因爲書中以十五章節的故實爲題，記述了一批出身豪門的貴族，毅然拋棄繁華，遁入空門，參禪悟道，出家做和尙。他們不是消極避世，或曾遭厄運，而是一項積極選擇的決定。

「清貧」，並非苦困，也不是捱窮，是告訴我們擯棄名韁利鎖後，世上還有另外一個世界。

「清貧思想」是一個求道概念，外界的一切紛擾，並不能打亂清貧實踐者的內心，他們仍舊選擇最合適自己的方式來生活。

勞役度日的都市人，應騰出時間，思考一下：當我們瞧着後，所佔的空間有多大呢？

癡人列傳

「一個人，一生如果只做一件事，一定會做得非常成功。」說這話的人，是李志新。

三十年來，他利用空餘時間去搜集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的文獻，加以研究，並發表相關文章；對一個生活在台灣的人來說，這是一項極爲困難的「工程」，李先生卻可以找到滿屋有關的古物，其毅力背後的動力，來自他是一位武昌起義革命烈士的後人。

他的研究，他的收藏，不只是對一段光輝歷史的探索，也是對他父親的思憶及致敬。

以上資料，是台灣《時報周刊》的記者夏瑞紅和攝影師胡福財，走遍千山萬水後，合作出版的一本怪書，《癡人列傳》的其中一個感人故事。

《癡人列傳》記錄了台灣百多個收藏家的傻怪行徑，例如有個肖猴的男子，曾立志在猴年娶個屬猴的老婆，再生個猴囝仔，再因有人說他長得跟馬騮很像，他便積極廣收和猴有關的藝術品，搞到滿屋馬騮；又有一個自詡「亞太區收藏之王」的癡人，儲起所有文藝活動的宣傳單張及請帖，除天花板之外，整間屋的牆壁有如大會堂售票處的告示板，貼滿預告，他稱之爲「文化走廊」。

還有更爽更癖之人，專門收集湯匙、馬桶、餐廳菜單、出糧用的薪水袋、飛機手提行李吊牌……比甚麼收集郵票、火柴盒、錢幣、公仔紙等，直情過癮得多。

我曾替某報寫過一次香港《癡人》，希望將來也出版一本圖文並茂的《列傳》；奈何，勞師動衆，佔了全頁篇幅的報道，換來是港幣三百六十三個大元，該位出稿費畀我的仁兄，也該記入《癡人列傳》之內矣！

華工出國史

有一套書，叫做《華工出國史料匯編》，全書四册，每本四五百頁，大陸中華書局出版，現只售人民幣二十大元。

每次看到作者、編輯們積年累月，將平生所學、研究心得，嘔出千言萬語，才換來區區可恥的報酬，實爲心傷。雖說金錢的回報，非學人眞正所需，難道，看到他們連影印資料的費用也花不起時，以手抄來代替炭粉時，我們竊笑他們自討苦吃乎？

幸好，世上，世世代代總有這類不辭勞苦的傻瓜出現，咱們人類的文化，才得保留延續下去。

翻揭該書，不只爲撰稿人欷歔，還替咱們中國人民的苦難而泣淚。

我國人民，大批結夥受聘飄洋做勞工的，約在明朝，就開始了。

人，爲何要離鄉別井，遠道謀生，助他國建設，而不能留在故土，侍親養兒，興家振國呢？

中國，天災人禍，多苦多難，從一三六五年至一六一五年，共有二十九次大旱災，平均八年一次，到了道光年間，幾乎年年有災，禍遍全國。在耕地不足、人口劇增的情況下，勞動力過剩，加上強權列國正值發展，大量需求賤價奴役，故人口販子不惜跑來遙遠的中國，勾結各鄉政府或土豪惡霸，掠販華工飄洋出外。

一幕幕國史呈在眼前時，也是一頁頁國恥映入眼簾。想不到，今天，沒有洋人的欺凌，還是擺脫不了國運的糾纏，新一批豬仔在香港被剋扣工資，驗證了歷史循環的定論。眞不知，甚麼時候，中國人才可以享受到安居安業的福祉。

豬仔血淚

早年，香港新機場地盤，發生中介行剋扣勞工薪金事件，引起社會譁然。其實，過慣好日子的香港人，大驚小怪而已，這等苦過梁天來的慘劇，百多年前，香港及大陸早已發生過。

一九零六年時，香港曾有二十三家囚禁苦力的豬仔館，大多是西方的人口販子，聯結本地黑幫，以拐架、誘騙、擄掠等手段，挾帶華工出洋。

爲了遮掩其惡行，英、美等當局特別命名這批豬仔爲自願自費的「自由移民」，而不是苦力奴隸。

爲了冒充自由旅客，他們強逼華工先行簽署一份賒單，駐香港的美國領事，更

要從每一個苦力身上收取一筆非正式的「簽證費」，承認他們是「自由旅客」，這羣賒單豬仔，哪有錢財付該費用，於是運到美國後，立即被安排跟當地的公司簽立一份還債契約，並受買家債主嚴格控制，然後被編派到各處勞動，或再轉賣給其他買家。

因簽下賣身契（或借據），其工資由債權代理人支配，豬仔滴水不沾。債主會按月自動先行扣除債款，後再給華工少量生活費，而又從供應他們生活消費中，再剋扣牟利，竭盡所能，每分每毫也得搾乾爲止。

最後，還利用娼妓、大煙、賭博等荼毒這批沒有明天的苦難中國勞工，早爲客死他鄉者，是一福份。

昨天，華工被賣到歐美築鐵路；今天，大陸同胞來香港建機場；明天，香港人又會怎樣呢……

文化已死

文化飯局

三數知己，圍爐敍話，天南地北，說三道四，人生樂事也。

若有幸跟良儒名宿把酒談歡，雖是閒話家常，一言半語，也是個學習的契機。

往昔，有些文化機構，按時請來幾位文化尊者，與青年後進，茶會共話，鼓勵晚輩，薪火相延；又或衆文友同好，聚首暢飲，共襄國事，也算是文化集會。

如今，不時有些文化召集人，呼朋喝友開飯局，既沒有梁啓超憂國憂民之心、文人論政之情，更沒有阮籍醉生夢死之諰、牛飲狂歌之野；現在的，多是公關推廣活動。

不是酒店宣傳美食，就是旅遊公司有新航線，甚麼玩具廠有出爐產品，連地產

公司有新樓盤，慈善基金有新組合，也透過傳媒公司拉一班文化人食餐飽飽的。

說是文化人，實則是這四方八面而來的「貴賓」，全屬有地盤發表「意見」的專欄寫手，一頓豐富肥美的雞脾飯後，回家各抒己見，令搞手有個交代。

故其宣傳公司要以請到名作家爲座上客，方算交到貨，而又有人以自己每晚走兩場爲榮，如是者，被人利用爲宣傳機器的傳聲機，日夜顚簸，爲口奔馳，直至脂肪膽固醇響起警號，才淡出舞台，豹隱江湖，屢見不爽！

當看到有人每日在其專欄內細數同枱盟友的名字時，除了覺得他在呃稿費之外，也讓我知道及可憐他原來是個沒有家庭溫暖的孤兒仔。

呃稿費祕法

最近察覺寫方塊專欄的呃稿費技法。正氣凜然的我，無理由會把這絕世祕學，收爲己用，咁無義氣。遂現在，中門大開，將之公諸於世，益兄弟，傳後世。

祕法一，做「飯局之友」。

但凡大小宴會，逢請必到，飽食之後，落筆將同枱或到會的人名，全部逐個寫下，中國人姓名，多是三個字，再加一個分號的標點符號，一枱十一人，不計自己，也去了四十四個字；通常一片方塊雜文要四五百字，因此，光是人名是不足撐得起一篇稿的，故，可將當晚菜肴名稱也一一紀錄在案，平均十一二個款式，也佔了八十多個字位，然後加一兩句可有可無的讚歎語，連分段計，咁就寫了一大半。

只要稍加即場的無邊際話題，一千字也嘔得出，再唔係，就趕下場，連另一席的兄弟姓名，混合菜譜，一一見報，包保夠料有餘。

祕法二，係做「文抄公」。

本來，發現好嘢，文轉再道，發揚光大，是件好事，但，成爲文販呃秤的護身符，始料不及。

撇下面顏不理者，大可翻抄十多年前的影評，百多年前的聖賢古訓，反正，中國治家格言多的是，一篇不夠，分上下兩日連載，多賺稿費一筆；更甚者，搜出舊劇照，逐排藝員點名，比「食之友」好搵，最好用電視台慶的大合照，包寫之不盡，還可下刪一百字。

祕法三，是做「醜人」，專門踢爆別人之劣行，如我者也。

今餐又呃咗一篇稿費。

愚忠讀者

《讀者文摘》中文版，相信超過三十歲吧！念初中時，老師們推崇備至，由此，一直是她的忠實擁躉，由書首簡短的開懷篇、浮世繪以至末段中英對譯的長文故事，皆「一覽無遺」。

甚至，連她們出版的專輯特刊，如《奇妙的人體》、《大自然一千個爲甚麼》、《奇聞怪事錄》和《歷史懸案》……等等，都一一訂購，至爲實用的是《怎樣增強英文識字能力》及《危急應變指南》。

除了書籍之外，也買了不少音樂雷射碟，最經典的，也是最心愛的，算是Carpenters 木匠兄妹的金曲。

爲何忠心如此？皆因發覺這樣的出版社，已是絕無僅有，應受保護，如不好好支持，又是另一遭文化浩劫。

今天，料不到自己也搞出版，與《讀者文摘》成爲行家，同在這氣候，呼吸到生存的困難，眼看媚俗平庸的「文學」，大行其道時，眞替她們（或我們）的忠誠擔心；曾聽聞說中文版的負擔太大，出現危機。

還好，《讀者文摘》的推廣手法，層出不窮，想佢有事都幾難，看到信箱不停受到「干擾」，已得悉一二。

有次收到她們寄來的一份特別聲明，還煞有介事地附上乜乜大員的錄音帶，說我這客戶是經過特別挑選，有機會獲得巨獎云云，當然，明白這是促銷手段之一，而我仍塡了表格去比併，因我想學一學其行銷方法，及生存之道。

不少人質疑這類所謂大獎，是否公正？我則相信一間跨國的文化機構的信譽。更不會介意別人說我愚忠。

我家很亂

失驚無神，你會收到由《讀者文摘》寄出的特函，內文說閣下是經她們千挑萬選出來的特級貴賓，隨信還附有一卷錄音帶，是她們高層要員甜美而雄宏的宣言，稱一個超級百萬元大抽獎，免費雙手捧至你的眼前，絕對公允，並無附加條件，只要你十四天之內，將早已印上閣下大名的回條寄出便可！

《讀者文摘》除了出版振奮人心的書刊外，也常使人有意外驚喜。當全世界人類皆明白搞出版會家破人亡之際，她還不惜耗資百萬大元，逗大家開心，這仁義之風，值得借鏡！

當你接受大抽獎這玩意後，你的郵差便開始忙透了，第二封跟進的信件，不出

一個星期，就出現你的郵箱內，工作效率奇佳，政府部門應拜師學習，這郵件是抽獎部總監的感謝狀，多謝閣下支持之餘，並告訴你已經順利通過頭兩個抽獎甄選階段，來不及喜躍時，赫然在來信中發現其他「重要」文件，是另一特別獎，是甚麼「及早回覆附加獎」，即七日內回覆，又多一個另獲十多萬元黃金的機會，立刻感謝上蒼，待我菲薄，當然，我明白，世上所有遊戲規則，是 Give and Take 的，所以，她們隨函的產品訂購，雖說明就算不買，也不會影響賽果，我仍是選擇「要」的回郵信封。

現收了超過七八封「進入最後階段」的恭賀信，仍未到抽獎日，但家裏塞滿每次不買不得的好書，好重好厚的，今日又收到他們的祝賀，不知應否再訂她們這次介紹的《現代家居佈置》？

她們計劃得天衣無縫！

何謂次文化

自從開了個「次文化」的檔口之後，不少好事之徒，上門追問，何謂「次文化」呀？點解會改個咁嘅名呀？有乜特別意思呀？

那些問題，答足八年，答過千萬遍，現在，還不時有學生或記者來盤問。眞是光火。

他們做訪問之前應否先做功課，翻查資料？

另一層面來看，我等無名之輩的訪問稿，不看也罷：走漏了眼，也活該正常。

若是下過苦功，我是感受到的，最憎那些「奉旨」之人。曾有一次，一個學生，說要做 Project，來電劈頭第一句，便是：

「我要做個次文化 Feature，要你畀啲次文化嘅資料我！」

好了！你閣下老兄所指的「次文化」，是甚麼東西呢？我公司的業務情況？抑或學術上，Sub-culture 的概念？

「乜都要！」他答得挺爽快！我解釋次文化的定義有廣義及狹義，其中更涉及流行文化，如音樂、電影、藝術、時裝……另外，一間公司之業務問題是不便隨意公開的，而且，這麼複雜的問題，怎可你一個電話來，我就三言兩語講個明白呢？你想知嘛！好！去問你亞媽吧！收線！

又有一次，更火滾，有個記者來談漫畫，講極佢都唔明，最後，他說，他根本一竅不通，只是編輯逼他來的；小心，是「逼」他來的，這是編輯的錯，還是社會的錯呢？

遇上這類慘綠之人，我只會開門送客，並贈予一句：你亞媽！

這便是我的次文化。

港式英語

販文寫稿之人，最高興是收到讀者來信，是爲強心劑。做研究工作的人，最興奮是有所發現，紓解心頭之結。

今日，上述兩種滋味，同時品嘗，既甜且喜。

年前，出版了一本集香港新方言的拙作，在書末張列多個屢學不懂的詞語，冀望高人指點，可惜，苦候年餘，仍是音訊杳然。

今早收到國內順德市的李健明兄來函，逐一點破，實是始料不及。好嘢應公開與大家分享：

我問：點解青色的東西，叫做「青ＢＢ」而唔叫青ＡＡ或青ＣＣ？

他說：「青BB」之「B」，是「碧」之簡音，實爲「青碧碧」也！

再問：「亂嗡廿四」，是哪廿四樣？

答：亂嗡廿四之「廿四」，可能是英文 Yes 之音變，因早期香港人不諳英語，鬼佬每問皆答「Yes」之故！

又問：「做到隻積咁嘅樣」之「積」，大家都認爲是啤牌中的 Jack，點解唔做到隻 King 或 10 仔咁嘅樣呢？

他答：可能取其「J」之彎腰狀！

這位畢業於外語學院的朋友，更研究出中英語文的關係，例如：「丟棄」垃圾的廣東語叫「掠」，是英文的 Dump，將物件向上擱置的「冧」是英文 Lump，醉到酡酡擰之「酡酡擰」，是從 Tottering 直搬回來，哈！精采之至！

李兄的見解，是否屬實，則再需考究，但，無論如何，收到遠方有心人的專函賜教，是一種鼓勵。多謝多謝！

中文的「先軀」

香港學生的語文水平持續下降，是衆所周知的事；誰料到，牛高馬大的傳媒人，也很不專業，其中文修養，與孩童不相伯仲。

電視台的司儀主持，經常讀錯字音，是可以諒解的，因他們多是學歷不高的藝員。但，新聞報道員，假假地，也有大學證書吧，卻一樣馬虎糟糕。

亞視有個肥仔，不只一次將屁股的「臀」部，唸作「殿」部。無線那個美女，又愛將「毆」打讀成「歐」打。

有一次更爽，亞視的呂婉瑩報幕時讀「擴大」的「擴」，標準地唸「廓」音，鏡頭轉回新聞片段時，那個外勤記者卻錯讀爲「鑛」音。

這還未完結，有次，有觀衆按捺不住亞視的人，將「骨骼」的「骼」字讀錯爲「絡」，便寫信去其官方刊物舉報，哈！《亞視周刊》的總編輯魯風竟回覆說，那有何不妥，反正，現在社會大部份人都「俗讀」爲「絡」啦！故此，這不算錯！

魯風，請緊記，那不是「俗讀」，而是「讀錯」。有錯不改，還強詞奪理，這不是一個部門負責人應有的態度。

魯風的失手，可能爲了維護同儕，值得減刑；但，在一次支聯會營救魏京生的集會遊行前，由大會印製派發的一張魏京生相片，圖下有一行中文寫着：「中國民運先軀魏京生」，那就失敗之極。

「軀」是身體咁解，如「軀幹」、「軀殼」。「先軀」是殉逝者也。相信主席華叔沒有詛咒魏京生之意吧，理應是「先驅」之誤寫，希望我無估錯！

皮字大披露

坊間出現假一千蚊紙，有關部門，遣派專家，教市民辨別眞僞之法；其中一招，係睇銀紙的邊緣，有無破裂摺起之缺口。這種含有削薄破損之意的叫法，廣東人叫它做「披口」。

廣東話之精采，是任何語文無法可比，就算同是華語，其他省份的，也望塵莫及。

可惜，中文以白話體爲標準主導，廣東方言被視爲異類。有人更鞭打「廣東字」爲俗字，可知，全國保留最傳統、最正宗的中文字，就是廣東。

不少廣東話所言的音或字，大多數是中原語及古字，故此，平常，聽有人說廣

東字多是有音無字時，只暗笑這人暴露了自己的無知。查實，現在，我們常用的「廣東字」，有九十巴仙以上，有正字正寫的，只是大家不肯去學，愛用同音字代替，便當無這個字，還說是個俗字，哈！世上的文字，怎有雅俗之分！

那日，全港報道假銀紙時，皆用個「披」字，這是個錯字，正字係「𠰁」。

西漢末期，已有此字的出現，揚雄的《方言》一書，早有記載，並指明是「南楚之間，器破未離謂之𠰁。」南楚之地，廣東是也。

以爲靠地盤佬同師奶幫襯的《蘋果》才用錯字啫，想不到，連以文化先驅爲己任的《明報》也用這個「披」字，眞跳海！若她用個「紕」字，還可原諒，因後來的《廣韻》及《說文解字》也曾註了「紕，繒欲壞也」之句，與「𠰁」字同音近義，雖然不對的，也勉強通用！

Ten Bowls of Water

各位看官，看本文之前，請問你對下列的名詞，有多少瞭解？「五舊水」、「幾撇水」、「六粒嘢」、「一盤水」和「碎紙」。然後，再測試一下你自己對香港話的理解力有多少？

「我嗰日無碎紙，於是，用咗一舊水，買緊張大師搭更好世界，哈，點知俾我扑中，分咗幾粒嘢落袋！」

相信各位看官可睇得明上面廣東話的內容吧。否則，請勿看下去了，因爲你可能是一個鬼佬，或你是一個準備替人打官司討飯吃的狀師。

有一個多行不義的綁匪，在取贖金的時候，被預早埋伏的幹探拘捕，人贓並

獲，俗稱「斷正」（或「衰當場」）。事後，也在這綁匪的供詞下，釋救出肉票，俗稱「參」。

當上堂審判時，辯方律師竟說那勒索電話錄音中，揚言要「十盤水」的英譯，應爲 Ten Bowls of Water，而不是十萬元，還直指案中牽涉的錄音帶英譯方面，錯誤甚多，用字方面與內容不符，要求推翻證供。因爲，按例，一切疑點有利之處，全歸被告……

這裏，筆者便有所感觸了，法律是正義的，爲何會有人爲了一百幾十粒，就造詞強說這是爲了自己的專職守則，硬要在法律中找罅隙爲不法之徒謀生機呢？不是犯法的人，要應得法律制裁的嗎？難道這位律師眞的認爲那悍匪是爲了十盤清水而犯法？又在制水期嗎？

如果事後，那被控的人，只授予一百幾十粒波子給那律師，或叫他自己入廁所去托 Hundred Bowls of Water 走，你估，事態的發展又會點呢？

小妹妹記者唔熟中國文化

看《明報》記者陳惜姿訪問賣痧癆散的老伯，文筆跳脫，趣味盎然。字裏行間，透露了這記者必定是個年輕稚嫩的小妹妹，因她寫錯了兩個字。

「他見眞沒有生意，也眞的找了一個空罐，放在地上，然後數了五張稽錢，燃起來了。」

這段的「稽錢」個「稽」字。

「他年輕時好捧啊！一張嘴巴又了得，唱盡街頭巷尾，『束條臭紗帶』大唱……」

這段的「臭紗帶」的「臭」字。

她所提及的「稽錢」與「臭紗帶」，皆是中國傳統文物，也是香港常見的東西。

若果，她將「稽錢」寫成「溪錢」，我還可以接受，因爲全港任何一個人，將那些拜祭時焚燒的紙錢，都寫作爲「溪錢」。

其實，「溪錢」個「溪」字，也是錯字，正寫是「瘞」，是埋葬之意。大部份的辭書注音，皆以國語爲準，讀作「意」聲，連黃錫凌的《粵音韻彙》也如此說；幸好，還有本《中華大字典》，注音爲「壹計切」，故此，用粵音讀「計」字時，是偏向「溪」音，與國語偏向「之」音，是有所不同，區別也在於此。

漢以來，喪葬者會埋錢於壙坑中，爲死者所用；魏晉後才改用紙寓作錢，所以又稱之爲「紙錢」或「冥鈔」。

「臭紗帶」的「臭」，當然也是錯之極，相信，是「縐紗帶」之誤也。

「縐紗」，是一種有皺紋的絲織品。有錢人家，可用絲質縐布作腰帶，而普羅

大衆則用棉紡成絲縷的紗（即棉紗）代之。四五十年代的炎夏，香港人是非常流行使用縐紗布做「褲頭帶」的。

細路女少不更事寫錯啫！她的上司頭頭呢？瞓着咗乎？

文妖作孽

香港地，伏虎藏龍，乜人都有，叻嘅毋須介紹，低能白癡者，數極唔晒。

早前，居然有人去函報章，話我哋這些專欄人，行文遣句，一時用白話體，一時寫廣東字，實情教壞香港學生，他們的中文水平之差，我哋有責任云云，並需檢點檢點！若無知是無罪的話，這人可算是好人一個，但唔識嘢，就肯定的了！

早在四、五十年代，大作家我是山人，就係以廣東話夾雜文言文行書，寫武俠小說，那些洪熙官同少林古仔，不知幾正斗。

到六、七十年代，前輩三蘇，便是文言、白話、廣東話三體合一的三及第文之表表者，細佬，人家寫嘢時，你在哪裏？

如今，九十年代，《星島》吳敬子兄的三及第曾得到文壇泰斗陳耀南博士的讚許，你又知唔知？現有人正擬題，以研究香港三及第文化寫論文，你必定唔知啦！

這類口語落文的方法，在南宋時期，早已流行，即我哋現在稱之爲「語錄體」，也是五四運動時，魯迅衆人倡議書語同文的基本精神。白話文的運動，是緣於讓更多人去看得懂書面文字，我們在香港，以廣東話文走句，有何不妥。老實講，不少廣東話，是中原古語，點解，我哋撇棄不用，偏要用北方語。

白話文，其實是「北人俗話」。

胡適校長也說過：「是甚麼時代的人，說甚麼時代的話！」現在，我手寫我口，不用古典之言之嘛！寫給《蘋果》的地盤工友及師奶睇之嘛！你就將教育責任壓在我們肩膊上？

這是一個乜嘢世界？

請記住，我們是販文，不是寫範文呀！傻仔！

優良傳媒人

友人問：「怎樣才算是一個『好』的傳媒人？」

不用思索，直答：「以大衆、社會、國家或地球利益爲依歸。

「不僅是傳媒人，就算，做一個正常人，也應抱着造福社羣的宗旨爲人生方向。

「傳媒人的良知，不在乎自己的私利，不在乎個別的批評，面對的，是上天曾賜予的是非觀……。」

友人說：「你像講道，多過講解。」

對呀！在這個黑白不分、是非難辨的國度裏，怎樣邪惡的醜事，也可以抓到充

份理由去支持或解釋的！

新聞理論派系繁多，窮一生也弄不清、讀不完，只可捉緊一個適合自己，或自己也相信、接受的觀念，經營下去。

曾有人說：「呃到人，也呃唔到自己！」這金句，似乎在解說，埋在心窩裏的良知，是自己最高的監察員；其實，這話是錯的，因爲有很多人，在騙人得逞的時候，以爲神不知鬼不覺，樂得甜絲絲，連自己被騙也不自覺，甚或，知道欺騙別人，是不軌的行爲，卻自己找到一個合理的解釋，好讓自己「理直氣壯」，繼續活得愉快。

我的哲學是：「呃到自己，也呃唔到別人。」不要以爲他人受騙，自己便過了骨；呃到一個人，不等於全人類也受騙。世上，還有成千上萬的眼睛，清清楚楚地，看着地球的轉動，不是一個人說無，宇宙便等於無；說有，便有。

正常人如此，傳播工作者如此。講學術如此，談人生亦然，分別在於講就叻，做就難！

危險行業

三十多名女按摩師，上街抗議僱主非法遣散，從而反映到「沖涼」這行業，是受整個經濟不景氣候之影響。

一般消費行業，如飲食、電影、卡拉ＯＫ、時裝、旅遊……早已掉進死不欲生的胡同裏。

說慘情，文化沙漠上的出版業，更是首當其衝；好景的時候，香港人只顧吃喝玩樂，夜夜笙歌，哪有閒情抱書飽覽，當然，也有愛書之士，不受時空干擾，但，現時，失業率高企，人心惶惶，銀根短缺下，可有可無的「享受」，還是暫且退避，正常之至。

一直受市場困擾的出版業，除了少人買書外，也因生產成本高漲而煩憂不已，地價起，倉租貴，不少廠房北移大陸；技術人員流失，工資無法下調，再加上原料物價暴升，如油墨、紙錢不停遞增，加添印刷業的競爭壓力。

出版社除了製作成本問題外，也多要考慮前景與出路；日後的意識形態，是由今天作好準備逢迎呢？或是煲到嚟就食呢？總要面對。

近年，不少小型出版社，索性關門一避風頭。

找題材，定方位，也是出版社的頭痛問題，現今哪有一個人坐定定，花一年半載去著書立說？多是由報章上的連載小說或專欄小品湊拼成書，起碼有報館的稿費來供養着作者們，出書只是花紅。

在沒有讀者，沒有作者，沒有出版人的世界裏，出版社是一頭碩大無朋的怪獸。

書業異象

骨頭難啃，誰也知道，不過，仍有人爭相舐噬，義無反顧。事出反常的原因，除了天知之外，還有當事人。

香港書市萎縮，不少同行叫苦連天，但，中資的三中商卻近期入市，在各區旺點重鎚出擊，搞大型書屋爲尚。奇怪的是，現正無啖好食的時刻，部份企業以開源節流的策略來吊鹽水跑長途，寄望可捱至經濟復甦，用省下來的子彈再戰江湖，何解有人還不停擴張呢？

搞書店，首要面對的困難，不是人力物力。

人力者，店員夥記也，現時中資書局的店員，大部份是操重外省音的鄉里，不

曉得是否外勞輸入，但相信他們的工資，必定比本地人低廉就是。

物力者，是新書來貨。一般而言，一家八百多呎的小書店，上架與倉庫儲備，約一百五十萬港幣左右；無關係者，首次開書店，分分鐘要現金提貨，若有六十天數期，已算不錯！你看，三四層，約過萬呎的書城，投資額多驚人。還好，中資集團姊妹機構多，互相提攜，問題可迎刃而解。

避無可避的是地價，寸金尺土，租金的負擔，又怎是賣書那十多巴仙利潤可以應付的呢？

有數得計，假設五十萬元租金的大書城，每月營業額，無四百萬元不可，即每天要有十多萬元生意；平均每本書五十元計，也要賣二千本以上，在十二小時營業內，每分鐘最少要賣出三本書，才僅僅夠交租，夥記人工及公司利潤呢？

租約期滿前，怕裝修費也收不回來呀！

他們爲香港文化作犧牲？請不要如斯幼稚吧！

印書風險

早前，上深圳找大陸印刷商，洽談印製袋裝書的事宜。

不是危言聳聽，香港已無工業可言，大部份廠家將生產線北移，除減低成本，還要爭櫈仔，霸頭位，反正，九七後，香港便是中國的地方，跟內陸任何一角，毫無分別，爲何不先作部署，順利過渡，總好過，在香港捱地價及高工資之苦，這不是低頭，是現實，是做生意的法則。

朋友投資大陸搞電腦分色，短短兩年間，由單人匹馬，數百呎的工作空間，發展爲逾萬呎廠房，工人近百的中型企業，還揚言在廣州、上海及北京籌建分公司，實行大做。

印刷業也不錯，東莞常平工業區，是印刷商的福地，愈開愈多印刷廠，不只香港訂單，海外的也不少，原來日本美國的大雜誌，很多是中國印製的，生意額動輒過千萬。

在大陸印書，要冒風險的，因怕這頭還在印封面，那邊廂已有製成品，通街有售。不只是廠商老細出蠱惑，還有可能廠房夥記乘主理人不在，私自覆製菲林，外出盜印。於是，出版商會派專人，親攜菲林到印刷廠。由廠方曬鋅版至落機付印、釘裝，都一一在場輪班看管，毫不鬆懈；製成書後，立刻毀掉鋅版及取走菲林，才算完事。

香港也有印刷奸商，勾結卑鄙發行商，將高銷量的漫畫書多印二三萬本，一併發售。香港出版流程，是由印刷廠直接送書到發行手上，若高峯期，一本銷量過十多萬本的公仔書，是不易察覺遭人食夾棍的。

當有利益的時候，道德會變爲肥皂泡。

禁止出版

九五年五月初，香港影視處以三級淫褻爲理由，禁止台灣的《完全自殺手册》在香港出版、兜售及發行，曾泛起過文化界的小小漣漪，最後，還是讓其他更大的政情風波掩蓋，無人掛心。

《完全自殺手册》被禁，雖然我們強調言論及出版自由被扼殺，但，仍是出自政府列例制裁，無話可說。

香港回歸祖國懷抱，中國要向全世界證明，香港可以五十年不變，在《基本法》的法則下，實行一國兩制。出版，如常自由。

哈！出版自由？只有傻仔才繼續相信這套。

對，中國政府一定不會出面干預的，因大國之言，豈可兒嬉；但，大家又會否知道，沒有政府的介入，一樣有書被禁止發行及兜售。

不用九七後，就是今天之前，已有多椿禁書實況，搶閘殺出。

曾試過，將剛出爐的新書，運到發行商門口，也無人敢、無人肯收貨，這是陳也笑罵可笑之人的《彈起你的中指》。發行商的舉動，我們是諒解的，因他們要在九七後繼續做生意，免生枝節。

反而有另一可恥小人，笑口噬噬的搭着你肩膊說：「係朋友的，才勸你，不要再出版這類書啦！」

呸！誰是你的朋友，請縮手，勿沾污我的襯衫。這類人，很可憐，因爲他自動獻媚當說客的行爲，上頭全不知情，反而少了一個朋友。

其實，最失敗的，是那個令無恥之徒也甘作小人的上頭，理應好好反省，爲何有咁多人要主動向你扮狗！

專欄無價

若果眞到了這個田地，除了失笑之外，也該爲香港文學憂慮。

專欄作家馮禮慈說得對，一個飽讀詩書的學者，想在報章找個專欄寫？談何容易！就算是戲曲家、天文學家，話之你係諾貝爾獎得主，沒有價值者（或許是利用價值），一個不留。

另有販文餬口的人說，專欄文章天天見報，題材若渴，故而稍可點評的，便成爲衆稿匠的寵兒，爭相採用，並說手快有，手慢無，怕執輸爲尾，無啖好食。

哈！事實如此，妄自菲薄也無妨。

早期的副刊，多是方塊文章，少有專題分頁，並以小說居多，不似現時雜文爲

主。那時候的寫手，雖非大師，也不會如今的馬虎淺薄，更不會爲無題材而爭先恐後，各有居心。

一頁十數個框框，應是百花爭豔，段段情濃，怎可能淪落爲公關報料、自我宣傳、吹捧拍托、無病呻吟、造謠生事、郭書燕說……誓要令人掩卷吁嘆爲止！

並非替專欄寫手辯護，其實報刊編輯應負全責，原因是他們相信名牌大作家，到頭來，控制不了他們的稿質，不管吊詭歪論，甚或選材分題，也束手無策，只可袖手旁觀。

就當年楊鐵樑衰多口事件爲例，幾乎全港專欄同日同時就題表態，連醫生、旅遊家、食家等業餘人都寫埋一份，濫用言論自由，悶出鳥來。

點解佢哋無料時，編輯大哥，你們也不敢抽他們的稿？又，請問各位專欄作家，你們無料到時，點解唔收皮反思一下？

出版人之死

當今，做一個有良知的出版人，實在不易。

隨着個人道德標準下降，遍地紅紅綠綠的鈔票，按品格的反比例滾過來，「受益人」的臉皮有多厚，財富就有多厚。

搞生意，其目的只得一個，就是圖利。

出版刊物，也是一門生意，不賺錢，誰來投資；所以，遇上爲興趣、爲理想的人搞出版，暗叫不妙，因爲，很快很快，我們又再看到一個失敗者的誕生，一個將「搞出版」等於「一定蝕錢」的訊息，強化後再傳揚出去，有如中共總書記，沒有好下場，已成定律般永恆不滅。

以往，搞出版是每個文化人的心願，好比愛書人想開書店一樣；以前，搞出版的，總懷着文化使命感，像一個醫生，以救人一命爲己任。

現今，一切一切理想，只可作爲灰飛煙滅、不切實際的空談。

做警察的，可以走私販毒，可以當男妓；做救生員的，爲何不可以做殺手？顚倒是非，黑白不分，已成潮流。

不擇手段、混淆視聽、揭人祕隱、生安白造、偷換概念、以偏概全……等等，是報章雜誌的銷量座右銘，同時，又是傳媒人的指南針，恐怖嗎？

還未算！

最近又多了一批新文化撈家，趁夕陽政府更替前，齊齊分享剩餘物資的渣汁，一滴也是好味的，向政府申請十多廿萬出版一本小册子，其樂無窮！

講禮義廉恥？請勿引我發笑。

小鳥高飛

接受香港電台的訪問。講述有關香港出版如何面對九七。

若再有人寄望九七年後，還有出版自由的話，那人必是白癡無疑。

係人都知，中國最叻，是封殺新聞，那次西昌長征火箭，發射不夠八秒，便傾側，繼而爆炸，全國報紙，哪有說「爆炸」二字，頂籠在報章的一小角，說其發射失敗。

咁做，就眞係告知全世界，乜嘢叫做失敗啦！

另外，再早前，他們還有人說要控制財經資訊的外傳，你話白癡唔白癡呢？

當前中共，最鍾意就係想控制傳媒，控制消息，他們對意識形態的管治，已到

達變態的地步，還說自由？哈哈！不要污衊「自由」這兩個字。

自由是有的，是他們施予的一個特定的範圍內；在這框框中，你是有無限自由的，可惜，那緊箍罩裏，不容法理理解的；是人治，朝令會夕改的人治，給當權派無限自由的人治。

當刻的自由，將會成爲瞬間的罪證，你有膽，可行使及享用任何自由。

出版的基本權利，是言論自由；在合法情況下，享有自由的發言權，是最簡單的原則。不受任何人，從中左右，不能讓任何人以權謀私，剷除異己的卑鄙行爲下生存。

若要我寄居這可恥的空間，對不起，係咁先！

我，天生愛自由，願在沒有圍牆的天空下，化爲一隻，沒有被人綁着，沒有被人規定飛行路線的小鳥。

Canada-Hong Kong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1

次 文 化 堂 書 目

現象文化

1.《移民心事》	作者：馬　遇	定價：$25
2.《醜陋的香港人》	作者：何　羚	定價：$35
3.《末代香港人》	作者：何　羚	定價：$38
4.《岑逸飛的文化探索》	作者：岑逸飛	定價：$42
5.《岑逸飛的男・女・性》	作者：岑逸飛	定價：$42
6.《史文鴻的大衆文化批判》	作者：史文鴻	定價：$45
7.《史文鴻的電影評論》	作者：史文鴻	定價：$45
8.《電視戰國時代》	作者：馬傑偉	定價：$45
9.《文雋的跨媒界接觸》	作者：文　雋	定價：$45
10.《次文化語言》	作者：彭志銘	定價：$70
11.《俗文化語言》（上、下冊）	作者：吳　昊	每冊定價：$60
12.《媒介縱橫》	作者：李少南	定價：$55
13.《史文鴻的社會文化批判》	作者：史文鴻	定價：$55
14.《媒介與文化》（增訂版）	作者：史文鴻	定價：$55
15.《放筆莊諧雅俗間》	作者：陳耀南	定價：$55
16.《命運與文化》	作者：陳耀南	定價：$55
17.《殺戮香江・股壇爭霸戰》	作者：蓉子端木	定價：$45
18.《殺戮香江・富豪浮沉錄》	作者：蓉子端木	定價：$45
19.《通識文集》	作者：黃子程	定價：$50
20.《彈起你的中指》	作者：陳　也	定價：$50
21.《一個大老闆的思維原來係咁……》	作者：黃世榮	定價：$55

22.《批判傳媒》	作者：何良懋	定價：$100
23.《笑論江湖》	作者：張無忌	定價：$55
24.《以古非今集》（甲編、乙編、丙編、丁編）	作者：古德明	每册定價：$70
25.《解讀普及媒介》	作者：馬傑偉	定價：$70
26.《解構傳媒》	作者：何良懋	定價：$130
27.《顛覆傳媒》	作者：何良懋	定價：$130
28.《舊路行人——中國學生周報文輯》	編輯：小　思	定價：$130
29.《香港三字經》	作者：黎文卓	定價：$60
30.《唱衰香港人》	作者：馮智翔	定價：$64

思考文化

1.《思考——人生的路向》（第四版）	作者：伍棟英	定價：$70
2.《如何創造幸福人生》	作者：鄭武俊	定價：$38
3.《反思考藝術》（上、下册）	編譯：王傳宗	每册定價：$38
4.《窗外有藍天》	作者：廖鳳明	定價：$45
5.《看透世間情》	作者：廖鳳明	定價：$45
6.《思考出讓》	作者：鄭武俊	定價：$50
7.《思想出租》	作者：鄭武俊	定價：$50
8.《思維出售》	作者：鄭武俊	定價：$50
9.《小寶神功語錄》	作者：劉天賜	定價：$45
10.《喜悅在自心》	作者：吳思源	定價：$50

——智慧叢書系列

1.《中國帝王的智慧》（上、下册）	編譯：張小紅	每册定價：$35
2.《中國宰相的智慧》（上、下册）	編譯：孫惟倫	每册定價：$35

3.《中國說客的智慧》（上、下冊）	編譯：羅　維、王旦一	每冊定價：$35
4.《中國名臣的智慧》（上、下冊）	編譯：馬玉文、林曉輝	每冊定價：$35
5.《中國賢人的智慧》（上、下冊）	編譯：顧夢圖	每冊定價：$35

普及文化

1.《一雙渴睡的眼睛》	作者：李　敏、利志達	定價：$25
2.《我在電視的日子》	作者：黎文卓	定價：$25
3.《創作心經》	作者：黎文卓	定價：$28
4.《戲言札記》	作者：梁家輝	定價：$28
5.《巴黎之旅》	作者：魯凡之	定價：$32
6.《香港廟趣》	作者：魯　金	定價：$35
7.《妙言廟宇》	作者：魯　金	定價：$35
8.《法國情濃》	作者：張明行	定價：$35
9.《筆下留情》	作者：黎文卓	定價：$30
10.《校園小小說》	作者：唐　羚	定價：$32
11.《神探馬如龍》（上、下冊）	作者：陳慶嘉	每冊定價：$35
12.《自字言然》	作者：蓉　子	定價：$30
13.《我和春天有個約會》	編劇：杜國威	定價：$45
14.《南海十三郎》	編劇：杜國威	定價：$45
15.《人間有情》	編劇：杜國威	定價：$50
16.《虎度門》	編劇：杜國威	定價：$50
17.《聊齋新誌》	編劇：杜國威	定價：$50
18.《扶桑過客》	編劇：杜國威	定價：$50
19.《遍地芳菲》	編劇：杜國威	定價：$55

20.《愛情觀自在》	編劇：杜國威	定價：$55
21.《鄧小平語錄》（增訂版）	編輯：藍鉅雄	定價：$35
22.《不是辭典》	作者：不是教授	定價：$60
23.《另類辭典》	作者：不是教授	定價：$60
24.《飲茶請進・壹群大學生的自述》	編輯：梁慧玲等	定價：$45
25.《快樂少女》	作者：唐　羚、鍾　晴	定價：$42
26.《女兒情》	作者：馬家輝、林美枝	定價：$35
27.《武俠編劇秘笈》	作者：劉天賜	定價：$80
28.《小津的信》	作者：黃子程、黃小津	定價：$45
29.《尋根究底》（1～3冊）	作者：古德明	每冊定價：$60
30.《黎文卓之橋》	作者：黎文卓	定價：$50
31.《萬里書蹤》	作者：唐　羚	定價：$32
32.《中國文化常識問答一千題》	編輯：次文化編輯部	定價：$35
33.《魯金札記・中國民間羅漢小史》	作者：魯　金	定價：$55
34.《金庸傳說》	作者：楊莉歌	定價：$88
35.《女相書》（甲編、乙編）	作者：易天生	每冊定價：$55
36.《無終站情緒》	作者：鄭翠懷	定價：$55
37.《女人四十》	作者：陳文強	定價：$58
38.《解讀鄧小平語錄》	編註：藍鉅雄	定價：$58
39.《愛情事件簿》	作者：羅展鳳	定價：$58
40.《寫在天地蒼茫時》	作者：彭志銘	定價：$50
41.《獨坐荒堂》	作者：彭志銘	定價：$50
42.《心靈雞碎》	作者：黎文卓	定價：$50
43.《董建華語錄》	編輯：次文化編輯部	定價：$32

次文化堂

讀者服務卡

✤謝謝您購買次文化堂的書，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以便我們有爲您服務的機會。

您購買的書名：.....

購買地點：..... 區.....書店

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

□①逛書店 □②郵購 □③電話訂購 □④傳眞訂購

□⑤團體訂購 □⑥銷售人員推薦 □⑦其他_____

您從那裏得知本書消息？

□①逛書店 □②報紙廣告 □③親友介紹 □④廣告信函

□⑤廣播節目 □⑥書刊 □⑦書評推薦 □⑧其他_____

姓名：_____ 年齡：_____

性別：□男 □女 婚姻：□已婚 □單身

地址：_____

職業：_____

教育程度：□①小學 □②中學 □③大專或以上

您對本書的意見：_____

_____

_____

_____（可另紙書寫）

地址：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次文化堂編輯室收

＊凡來信者，可獲本社禮品答謝。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07691214 6

- 化」？
- 人，會否自認做「智慧」
- 戰略研究家」？
- 呃稿費之小鬼祕技呢？
- 念的人，是誰？點解呢？
- 死晒去邊？
- 做咗一單乜嘢錯誤？
- ，我確曾打坐學英文！

一個四十歲之才子自述

作者簡介

彭志銘，此圖攝於一九六六年。十二年後之相中人，失學無書讀，改入電影圈胡混，並弄得一敗塗地，無面見人；繼而閉關思過兩載，直到八八年底，才再度出山，搵老襯；竟有五個傻仔甘心被騙，夾錢畀佢搞間蝕錢蝕到阿媽都唔認得的出版社，名為「次文化堂」；此人更自封為頭目，其實做打雜阿四。如無意外，佢可出幾本無謂之極嘅書，是為：《黑俠》漫畫及小說、《次文化語言•香港新方言概論》、《寫在天地蒼茫時》、《獨坐荒堂》、《私人照相簿》。及後，可能還有《小狗懶擦鞋•廣東髒言穢語考》、《旺角詞典•香港粗鄙語解讀》、《市井之言•廣東正字考》及《心靈酸辣湯》……重有……未知……

PL
2892
E54S57
1997
c.1
CHKL

封面設計：原秋白　製作：唐威廉

次文化
普及文化
時代見証

SCB 307 $50
ISBN：962·7420·05·11B
Printed in Hong Kong

00500